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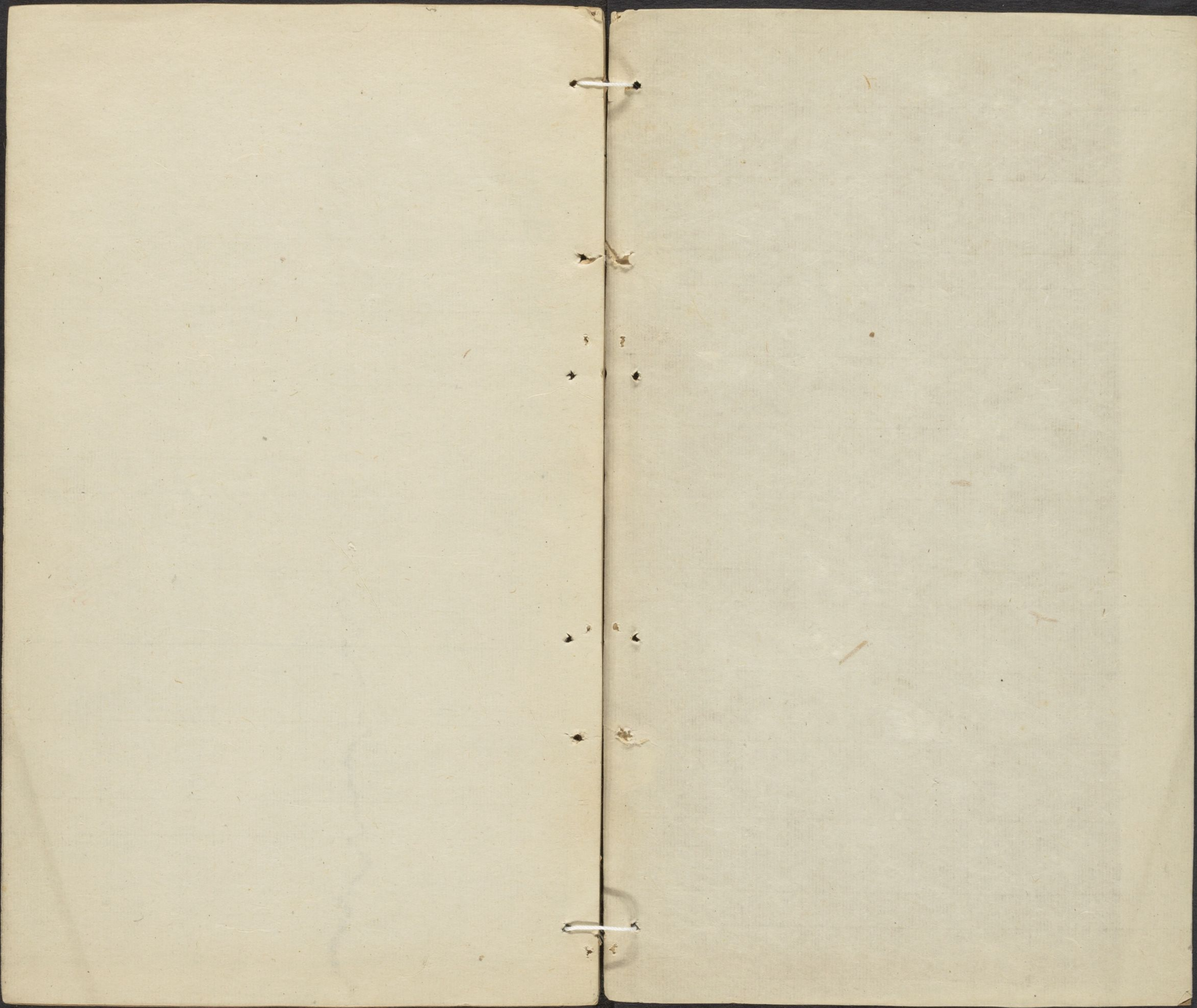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CHL 1060/4208 B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此篇言天理求至當之歸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君子樂得其道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

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集釋

百順者身和而身適壽富而康寧得者得其至當者一本方殊是也無過

不及故曰當必行德而致諸福故曰德之基君子其尚德乎祭統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曰君子之所樂者亦在得獲而之道指德而言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

德

集釋張南軒曰中庸之德中人以上可俯而就此易知也中人以上可及此易行也易則易智簡則易從至德者坤順乾

健之德也循理而有得焉故配之曰天下則德極其大業極其盛矣一事之善一備之德不足言也易簡之善即天下之理也出易

傳集解

易中易簡之善即天下之理也得天下之理之謂德不外乎天下之理故係辭云易簡之善配至德言聖之相合無間也



大德敦化仁知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集釋

仁知之道大德也孝弟之類小德也釋中庸之意大德即小德之所自出淵泉時出或出或入而有以合乎時措之宜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集釋器者

之物不器者可用不可用之物也釋論語之意大德不踰閑則大者器而體之所以立小德出入則小者不器而用之所以行也

集解大德敦化不當與大德不踰閑連屬以厚為仁以化為知出入可也猶語云橫直皆好之意大德以躰言小德以用言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集釋性之善質之美者皆可

蔽有時而失之君子當明集解性以本然之性言質以氣質言仁善而力行則無不得之也

氣質之中可以求而有之者也故曰凡有性質而可有謂凡有性質之中而可以有之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疑滯於心知之細也集釋日新則

盛過而不有不二過也不疑滯於心補註日新之謂盛德謂大德實私欲於無者一如日新者矣

謂小德過而不有不疑滯於心集解日新之謂盛德蓋謂其事十二篇誌而不有過而不存之意

不至有之疑滯於心而不化如此則是察理精細制於外因可以養其中物欲不行德合常用心得其正而日新無窮矣故謂之盛德不然則欲動情勝必得人化物而滅天理安能日新而德至於盛乎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

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

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集釋浩然無害即至大至剛以有

也無微不燭無遠不照日月合明也仁義剛柔往來出入與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也酬酢應變也不倚中正不倚著於物也萬物

有方躰聖人天地無方躰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則日月四時鬼神皆萃聖人之身尚何方躰之可名如是聖人果能至公無我者矣

集解合德合明合序合鬼神四者分而言之各是一義合而言之

以時酬酢不倚而無方躰能無方躰然後為聖而入於神能至公而無我矣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德也禮器也者語其

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



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

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集釋器

二義一足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足行禮者明器用之制故用無不利禮運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食陽造化流通之理即道也

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補註釋禮運禮器二篇之義禮器謂有所拘子夏之言與禮不同補註以禮成器不泥於小者猶言不

拘於於小者也小者集解禮器禮運皆禮記篇名禮器之中此言若禮食親迎之類

於效也用無不利上疑缺禮運則三字禮運之中兼言移風俗和

云者以下又申解其命名之義運用流通之妙也脩身慎禮而馨

香上達感動天地至於天下大順四靈畢至則是運用流通無所

限隔者此禮運一篇之意也故其取名曰禮運言其達也達即運

也器者言學者養成德器之美也人能循理則私欲不行而德器

之美無不成此禮器一篇之意也故其取名曰禮器言其成也成即器之義也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

爾集釋禮器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運曰安補註脩性而非小成

自由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是也此又申明上章禮器禮運之意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及身而誠謂行無不

慊於心則樂莫大焉集釋素者猶言素定自其初補註釋子也子之

素具也木於性而有者也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己以安人

脩己而安人不安乎妻子况可愾於天下集釋如玉溫潤而

信也愾怒也嘆也左傳曰敵王所愾記曰君子比德如玉而後信於天下安平也

乎天下矣熊氏曰愾怒也脩己而人未安則是脩己之道未盡且不行於閨門之內况可怒天下之不感乎乎亦通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顧乎外之盛者與集釋不顧乎外但不慕

全乎中所以為盛集解雖一事不妄求亦可謂之不顧乎外正己而不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



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集釋有本立人達人

濟必聖 補註 釋論語之意仁道有本謂己人乎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集釋况人有不善豈可同乎補註 釋

記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之意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集釋衆以為同

如鄉人之比皆好也皆惡者不亦異而非乎 補註 必物之同者必有奇一說必欲人之如此非正己之道亦通 合之行必物之是者

必無反己之心此二 集解 物人也同者人心之所同然理之當為者皆非自然之道也

已之見為異矣不可固己以為私也非謂人所同為者已即為異

蓋同者同乎理也異者異乎理也使幸世皆惡而我獨為善則我之異正所以同乎理也安在其為異哉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

下莫盛於感人心集釋同乎人者通天下之志也補註 聖人盡情

以感人心是聖人所以同乎人而無一毫有我之私者也 集解 通天下之志者在德上言同乎

者天下之志之所同然之理也我泯於物欲不能通天下之志則其所成者有我之私耳安能感動人心而使之化故必能通天下

之志合人心之所同而成德者然後能感人心然通天下之志同乎人而無有我之私德之盛也又必聖人而後能焉否則已私阻

之雖欲強之而不可得也故和平天下之道非一端也教以道之禮以一之政以防之刑以率之皆可以勉於外者也非盛也而為

感動人心使之於變時雍乃為極盛蓋感動人心必本於有聖人之德而通天下之志非可以勉而求者也

道遠人則不仁集釋仁遠乎哉未嘗不切於人之身補註 仁者道

者仁之用也 集解 而遠人則必失其仁矣故為不仁也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

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

焉集釋大經者五品之人倫也天下之理不一惟得乾健坤順之道

之道焉有不順正者乎達道即乾坤之道亦所以具尊卑親疎上下大小之理知之則正之自能行矣利用所行無不順外之道也



安身所居無不補註易簡之理得則能審其善惡之幾經常也即宜內之正也

行不善之當去使君臣父子夫婦集解天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之常道悉當於理而無不正矣

事理知之無不明經正者於五倫處之無不當誠而明也利用安身之要其友相須以為道者欲以知行言知為義行為仁蓋知為

精義為財道無私也以仁義之躰段言則仁乃人之所以為仁之理而義則仁之則斷制處是也先有仁而後有義故人仁為體義

為用言各有所主並行不悖也經指五達道蓋五倫既正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道前定事豫立事之皆有本而行之不疑矣利用

安身之要孰有先於五達道者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集釋錯分置於其間也君臣父子天之經也補註釋易序性之故仁義行父子仁也君臣義也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

以變集釋通極其性天理人倫之至之謂致行其知推極之也與致內有兩養靜無不適焉義者心之制事之目推極其知而行無有不當故能盡其道之顯者者而所動能變通焉仁存乎內故以養

言義行諸外補註能致養而靜以安性之本也盡文而動以變故以文言禮之盛也於此見仁有以統乎義禮智者矣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

或害集釋以義行仁故曰仁之動一於義則裁割之心多而或殘忍或不當故害義補註蘇氏曰仁包四德義形於外乃足仁之流動必相須而后可補註過於義則斷制太甚而惻怛之道不足故傷

仁仁有常生之而不息故其躰為有常過於仁則惻怛太甚而斷制之道不足故傷義

天下之理皆本於此慈愛惻怛是也故為躰之常義則仁之感物而動其有分辨斷制是也故為仁之動義為仁之動則方其為義也而猶不失其慈愛惻怛之意可也如曰欽哉欽哉准刑之恤哉

即是也流於義則非義之本然矣慘刻故傷仁仁為躰之常則雖慈愛惻怛而不忘斷制可也過於仁則非仁之本然矣姑息故害

義然則仁義者其交相須以為道者欲以知行言知為義行為仁蓋知為精義行為體道無私也以仁義之體段言則仁乃人之所

以為人之理而義則仁之有斷制處是也先有仁而後有義故有仁為體義為用言各有所主並行不悖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集釋立必正方者則安于禮仁主靜不易方者安于靜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集釋立必正方者則安于禮仁主靜不易方者安于靜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集釋有

心不暫行忽止也安於所遇則富貴貧賤無適而不自得故其本心之仁益厚而大矣是以心之不變而物常被其仁愛焉君子常持是心由是而親之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無須更之或停無疎遠之不局此物之所以常受其惠矣乎  
傳安士敦乎仁故能愛之意也  
補註此釋易大

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

居而安不累於物也集釋  
喝暑而渴也海之鹹本無潤也惟渴者思也彼之不足我因足之故為有恩若貧視富賤視貴常生不足者也樂天安土之君子所處無不適也何嘗有條累於物而較彼此哉隨物施愛自不以集解傷暑為喝於歇切至仁無恩者言至仁為恩也故至仁無恩集解之人其心公非有意以恩結人也但因人之不足者求救於彼然後施以惠之自無不備有其恩耳物之欲也常愛也以上言仁者愛無不周以下又言其愛無私心樂天以下又言其所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

不能有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

性成身矣集釋  
得道多助愛人保身也不擇地而安處平居處難大矣進而上之天下之理無不廣而克之將在帝之左  
補註此釋

右則達於天達於天純天理也性無不全身無不成矣  
補註此釋  
子之言蓋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故曰愛人然後能保其身不能安土故曰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安土不能樂天故曰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不能成其身故曰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集釋

與論語同以為上達於天命而  
補註上達謂大達於天言與天為不怨天下專於修己而不責人  
下學謂愛人之事一故不怨天治已不暇故不尤  
人此非孔子本意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

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集釋  
知來物者窮天

之情故事至能應心物來能接無不利於所用也通晝夜者識動靜之道審得失之幾故隨寓而安此曰悅乎理而不愧作憂懼也聖人

聖人  
不私  
其負



成其德而不私愛其一身故終日乾之自強不息乃所以成其天德也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自故悠久不變亦天之無強矣是聖人不以自強而自天補註知來物以利用智之盡也通書夜視身也豈私之甘自怠乎補註以樂天仁之至也聖人既成其德又能推之於人不私其身故強乾自強與天無間也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有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集釋病猶患害之也補註以能病人以已之不能也

君子之道遠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天婦之智清諸物故大人

有所不與集釋遠諸天之道無窮聖人亦勉不已也然聖人有不

豈能補註君子之道與天無間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集解知之道遠諸天道之全體也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雖亦道中之一事然小民至愚猶雜於物欲則私矣大人至公者也故不與非謂智之合道者以大人不與也如是則滅絕種類矣豈聖賢之道乎此自為一說不當後解中庸

聖人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明之

集釋匹者愚匹之謂然其有所聞有所見皆謂得天之聰明然天

則極盡之至公無私以天下之聰明為聰明集解天之聰明性也耳故曰憲天聰明則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焉集解天之聰明性也夫匹婦本皆得天之聰明以有成但拘於氣稟壞於物欲而不能盡聖人則天聰明之盡者耳非謂聖人獨有此性而匹夫匹婦不與也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

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集釋去棄之也

無去無徇直也春生秋殺皆直也天道廣大以生之為心故能直養之然善惡仁毒香臭皆生於兩間此有容而愛之也未嘗棄去之依循之乃直也若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曲成之道也補註天以直理生養頌者覆之各因其材而篤焉為人君者曲成萬物而不害其直理斯尽天之道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爰則氣又德性又



故曰可久又曰日新集釋富有之謂大日新之謂久易之道也

清為異物和為狗物集釋清者與物異和者與物同

節和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遠道也遠矣集釋

金以宣而玉以振故不喻乎道智以知而貞以行故不失其道所以可久可大焉肖即似也蓋以吾身類天地之道亦以其悠久無疆也

補註此張子即樂金和王節則不流與天地相似而不遠者也

集解作樂者必先以金和其聲即知運智也以玉節其韻即貞一也

荒唐不流於詭詐皆以其智仁兼奉也天高明為智地傅厚為仁天何依之乎地之何附之乎天比依形地附氣天地更相依附然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集釋一者守之正兼者蓄之多補註此承上道所

兼天地聖人而言也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集釋絞曲也剝闕也易曰直方大者也

補註絞急切也剝割也此釋易坤卦六二爻辭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集釋險不

坦易阻不通非簡直險則不安阻則不進易註日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健者自高而臨下故知其險順者自下而趨上故知其阻雖易而知險則不陷於險既簡而又知險則不困於阻一者易簡所成之道也乾健坤順之德備諸身剛柔

仁義之道得于已以此處天下之理行天下之事補註釋易大傳孰難哉知幾與知難相似幾者動之微善之兆也補註之意蓋知險阻自然不取以易簡處之故能研諸慮餘見朱子本義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集釋 人直而我曲明於自知也人曲我不知言直而理  
**補註** 君子知

所爭彼伸則我屈固知之矣彼屈則吾以不伸為伸又何爭之有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

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

莫大焉 **集釋** 隨其屈隨其伸是無不容受也無所不伸而常直者

校矣至虛無私理常在矣屈伸一動而君子處之裕如其知幾何

如哉若精其義而功益密入乎神而將自化則道常直於万物之

表而立於不爭之地 **補註** 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但無不

知幾又豈足言哉 **補註** 容而已能精義至於入神則至虛無所

不伸屈亦伸也伸亦伸也處常處變處順 **集解** 人之爭以求伸者

處逆無入不自得何不利乎何不利也 **集解** 豈能得其伸哉適

多爭其侮耳故 **補註** 莫如自脩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集釋** 以屈為伸以伸為

而我知已之曲理曲於人而我不明已之直非知幾於天下 **補註**

之至交者孰能與於斯張良勸漢高入蜀之屈為伸之端也 **補註**

釋易大傳之意言天下何以思慮為哉但能明屈伸之變即盡之

矣易大傳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

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

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此所謂屈伸之變也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集釋** 柔能制剛弱能勝

取之必固與之易師以退 **補註** 鮑氏發微曰此承屈伸而言者子

為進皆明屈伸之神者也 **補註** 曰柔能勝剛柔屈也勝伸也愚謂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戰陣之法卒者固不可以不講也然戰陣

之法莫備於武侯八陣圖蓋四方為正兵曰天地風雲四隅為奇

兵曰龍虎鳥蛇中軍大將居之亦正兵也九陣之外餘奇之兵為

握機即遊兵是也八陣布之於外四面八何則以正為正以奇為

奇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一定而不移也大將

居之於中臨機應變則以正為奇以奇為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

以左為右以右為左 **補註** 敬則心有所主故能立能 **集解** 有立以用言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集釋** 敬者百行之本以敬為主則必守

**補註** 敬則心有所主故能立能 **集解** 有立以用言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集釋** 禮猶行道也敬猶道中之

車非敬何以載禮而行之



戰補註此左傳魯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內史過賜晉侯命歸告之

慢下暴禮集解敬以心言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集釋乎人博

補註釋曲禮之意蓋田呂氏曰禮

即愛乎已退讓雖推愛於人而實能愛其身也故為愛道之極

明禮之實也禮節文乎仁義者君子擗節所以明禮之用也葉氏曰恭敬者禮

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遜所以明禮之用也葉氏曰恭敬者禮

之本擗節退讓者禮之文誠能從事乎此則視听言動之間天理

流行人欲消尽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擗節則

無驕益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及仁愛之道者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集釋勉明

補註能氏曰明謂明

克明未詳倡作興以求明道也己不能明其

道則人與道及教也皆不能作成充大之

而倡率道必以禮而弘

大教必以禮而成就耳

禮直斯清撝斯昏和斯利樂斯安集釋書曰直哉惟清伯夷

禮直斯清撝斯昏和斯利樂斯安集釋書曰直哉惟清伯夷

禮直斯清撝斯昏和斯利樂斯安集釋書曰直哉惟清伯夷

禮直斯清撝斯昏和斯利樂斯安集釋書曰直哉惟清伯夷

禮直斯清撝斯昏和斯利樂斯安集釋書曰直哉惟清伯夷

禮直斯清撝斯昏和斯利樂斯安集釋書曰直哉惟清伯夷

禮直斯清撝斯昏和斯利樂斯安集釋書曰直哉惟清伯夷

禮直斯清撝斯昏和斯利樂斯安集釋書曰直哉惟清伯夷

曲則直矣故其心繫白而可以事神撝物補註直者禮之体和樂

欲昏之也曰和曰樂兼樂而言也利順也補註直者禮之体和樂

集解心無私曲之謂直人能敬以直內無少私曲則心斯繫清而

何行其禮乎此制禮之本也撝曲而不直則私欲橫行昏亂而不明矣

禮又得其自然之理不強世也樂行之孰也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

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集釋致用出而行道也

從事而亟失時也進德慝而修己也徙義必精口遷於善篤加其

功至于至微至幽之處也易曰四多凶四多懼乾者自強不息

所以進德必趨乎時者所以致用道可行不行皆視時之何如非

汲於進取也時不可行固不可出時可行矣可以深藏固閉哉

補註釋易乾卦九三文言之意蓋將致用者而緩其幾則業不脩

多懼不能免矣此君子所以終日乾

乾知至上之知終上之而夕惕若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

定而不父集釋當動而動當靜而靜義也不失其可動可靜之幾

義之極也無私蔽則理自光明著見皆由義之前

義之極也無私蔽則理自光明著見皆由義之前

義之極也無私蔽則理自光明著見皆由義之前

義之極也無私蔽則理自光明著見皆由義之前

義之極也無私蔽則理自光明著見皆由義之前

義之極也無私蔽則理自光明著見皆由義之前

義之極也無私蔽則理自光明著見皆由義之前

義之極也無私蔽則理自光明著見皆由義之前



定自無可病者焉病補註釋易艮卦彖辭動靜不失其時則動靜此其時矣補註其道光明之意時物謂義也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集釋吉凶利害外之來者人謀大業我之應者謂大業則補註當富有大而無外者仰觀俯察之間範圍曲成之類乎補註凶

害之時則人謀作至於反凶為吉轉害為利則大業生矣說苑所謂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是也亦釋易大傳之意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集釋易曰陸之往來朋

何思何慮莫非自然也此言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故何思何慮以此措之耳故行其所無事之至也因其事處之於理尚何待思慮焉

思慮焉

知崇天地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集釋生人鬼而

知之知崇高厚遠大矣然易曰知崇禮卑崇故天甲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

地位而易行補註不以禮性之不以禮成性也葉氏曰說見係詞人能通晝夜陰陽之變習則崇矣所以效天也

又能守品節事物之理性性成焉所以法地也習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

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

德達乎是哉此引孟子與易皆知德之難言也

聞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此篇論聖人有為之迹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

人者也集釋制法興王制為禮法以興起王業也末可言補註熊

七人制法興王之道

曰古之制作之君有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制法禹湯之興王皆以身為天下先非有所繼述於人也或謂伏羲始服牛乘馬

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者也舜始封禪者也堯舜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故

謂武王為作則已足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為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



者然孔子已足  
言述而不作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

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

其始集釋堯之君德彼之惡未形未厭也亦非輕縱之舜之時則彼

耳茸論厚吾終之一言以為堯欲厚四凶之終待其全人而已抑

我之酷也是時堯之心亦欲四凶之悔改此君德之有容庶不加

刑於吾目之中也吾得以遂好生之德彼得以為不棄之才此則

堯之心乎若欲厚吾之終當刑而不刑以補註堯之於四凶是也

不輕變未厭之君堯之於三苗是也按張子理窟云萬事只一大

理舜卒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

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遷去其君則集解堯君德則位

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后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臣之心素服其惡弗肆其罪未彰而民未厭也故得以厚吾終而

容之舜初承堯命而為臣四臣素大家且非君子也一旦側陋如

舜者起而處其上其心不服由是而比周以肆其惡固民所厭也

舜當始政而使更容之其何以肅百僚而正朝廷乎其為國家之

累也大矣故不敢不虔其始而去之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

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

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卒舜於匹夫之中而

禪之位則必四人者之歸懷憤然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

因其亦而誅之也

稽衆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

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補註此歷言群聖之

言之與猶助也聞前聞也式去也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  
合於式法度雖無所諫爭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者也慎哉  
集解此言聖人無不用人之善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賡物察人倫者與集釋別白其所生

不越人物之補註別生分類出書小序漢孔氏曰生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

者先也集釋所過者化張子以為舜化象也卒象之國而無惡聞

舜之化也象喜事之適意而偶合乎道舜固喜之象



事便於私已而喜舜之同者事無大害而不佛其情也象憂不得而舜憂之是焉則因兄弟之情非焉則恐兄弟之惡所竟者先是聖人能預知人之情而無怨怒也集解過化謂事過即化無所留滯不藏怒不宿謂沒其後已之惡也所竟者先謂但先竟而不逆詐億不信也此四句卒經傳成文皆以解象憂喜舜亦憂喜之意

好問好察爾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宿怨也不宿怒也集釋因惡而隱因自然也弟憂而憂弟喜而喜舜無心自然也若惡而揚善而隱弟憂而喜弟喜而憂則不近人情者矣惟行其所無事故能之至于與人為善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是助人為善也得夫問察之智而造夫過化之地矣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慝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集釋君逆也舜不幸而有是父湯武不幸而有是君均其不

幸也然舜明察庶物人倫之理是日精義以致生知之用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曰性其仁而行以著安行之功舜之事也湯雖放桀則有慝德欲赦桀則畏上帝故執仲進寧損已德以順天心乃所以為中也且天下不過欲其有道耳又何分人己之間而別其賢人觀疎貴賤之等類蓋用賢求天下之有道庶不補註精義致為桀紂之時乎知是舜之至德湯之至公無以加矣補註用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湯放桀有慝德而又不赦故所以執中之難也天下知有道而已不見有在已在人之間在人是疎遠者在已

是親近者皆釋孟子之意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均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王有坐以待旦四字

黃端節曰于海迂 集釋無方不問其類也問之則疑矣聖人公天同出文王世子

仰而思之坐以待旦不惜父勞其身正以聖道之進至必欲吾真見故也湯之求賢周公之求道其公勤之心一而已矣後宜慎之

補註按文王世子本謂周公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教成玉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君之善在張子是言坐以待旦是周公

所以迂曲其身望 集解立賢無方正是公天下坐以待旦正是道而必吾之見也 集解于其身于其身與文王世子解不同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集釋勝

也論語以為天下之賢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張子兼善惡而言理亦可通

文王多助於四友之臣

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集釋其聖德自繫人之心也結於人

不可解宋其勢不可動也詩大雅維絲之篇曰震於質厥成文王厥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此文王四友之補註釋詩之意言震於二國來質其訟之成是天下訟獄為天下繁繫之也雖其德盛之致亦曰多助於四友之臣爾集覽按博物志曰文王四友之臣謂閑天大顛南宮适散宜生也集覽震於質厥成震於二國各震在陝之平陸芮在周之馮翊平陸有閒原則震於之所讓也質正也平成也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集釋以杞包瓜易之辭也茹之九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杞也文王也而下防初爻始生必潰之陰瓜也紂也故文王

順帝則而天下自歸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實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集釋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黃瑞節曰張子用詩

之事紂者有類之含章則人盡謀有隕自天則補註釋易茹卦九听天命之謂占人言文王黃熱自落此之謂也補註五爻辭蓋瓜陰物之在下者其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以文王之德而事紂猶以杞而包瓜是杞厚下之瓜以防其中潰因紂有淫亂必潰之德也雲峰胡氏曰魚之集解此言文王之事紂但自厚下以餒瓜之潰必自內始故云中潰集解防中潰盡人謀以安其民而已至於得國與否則听天命未嘗有一毫取之心也

命未詳集釋此引詩言文王得天下之歸心而中正以易之神默是無臭但取法於文王則文王即天也不大声以色不長大以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皆非神而明之存乎文王者乎宜天下之歸心也

補註釋詩大雅文王及皇矣篇之意蓋謂上天之事無聲臭可也自然信悅所謂萬邦作孚也故又引易以明之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而有中國不識不知識帝之則而天下自歸其惟文王為然



乎集解此本大雅文王詩而言天道無聲臭可象玄妙而進求文  
信悅矣不必遠求也蓋聖人者有形之天道求天道於天則微而  
雖見求天道於聖人則有跡而可法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言欲  
神明天道在求之人與易旨不同不革命為有中國言不有心作  
為以求革命而有天下也此本大雅皇矣詩而言不當連上文詩  
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不長大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

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

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集釋窮盡之也書曰敬脩其可願孟

凡天下之人之所願欲者心願於安遂之間意欲於利樂之地也  
天其才者勉強用力於願欲之道也然不敢必其所不能與否焉  
此聖賢補註可願即虞書所謂敬修其可願可欲即孟子所謂可  
之心也補註欲之為善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故橫渠張子  
用發明  
之也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補註釋論語之意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集釋婉者曲補註釋論語之意

以正為直二人各有短長也淮南子謂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意亦如此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亦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

必再變而後至於道集釋法者先王之法道者先王之道也魯則人

亡而法存齊則補註馭法者雖非其人而其法猶存故程子曰魯

入法兩亡也補註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伯為從簡尚  
功之治大公之  
遺法亦易盡矣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

非天命耶集釋若天使其不知也補註按史記昭公二十五年申

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  
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蓋聖賢之出處與時運  
之盛衰晏嬰獨不智於仲尼也  
嬰之不智無非天命使之然也

山次宗藻稅為戒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補注與節同山節藻稅孔子言其不智事見論語集解祀爰居句爰居海鳥曰爰居祀爰居展禽言其不智事見國語集解之義同之柳下惠曰海鳥至矣已不知而不問祀之以為神使國人祭也海多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惠之言曰信吾過也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

之病與集釋子產為君子則可與禮樂則難既使民矣又教之既爰

補註此周禮仲尼燕居言子產猶衆人之母也集解禮仁以愛民補註之不能教也而言蓋使民義即所以為教不害

其平日之不能教也爰猶衆人之母雖過於愛不害其平集解日能使之義也但其禮樂不具是子產不學之病也

以義似教矣然禮樂不具而聖化未洽其便民以義者待小補耳

不害其為不能教也夫子稱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也故言其

能愛人如衆人之母矣然愛之者恤其生也非徇其欲也與使民以義故能並行而不悖者故曰不害其使民以義也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集

資其勢利其有即有獻子之有也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

事社稷之臣也集釋三不可伐此聖人用兵補註釋論語孔子之

魯地七百里之中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在內官守之臣亦是其所屬乃魯在外奉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此篇論為學之序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

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

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集釋器於禮

局之謂守道也精義致用精察義理之當然以致於人倫政事之用也天命者天道之本然與天同德者聖人之自然也孔子之事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精察異於他人故自十

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集釋知裁之裁當作哉或曰裁之成

神德之盛

生理大全卷

長子世家

十一



也知其日益也。孝者日益非不知如揚。補註此承上章而言蓋聖  
墨李之則挾益也安見其有日益哉。人一理隨其年而成  
其德如天之氣隨其時而行其令也。朱子曰聖人亦大約將平  
生為孝進德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孝此孝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  
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  
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耳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  
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

夢周公。集釋窮理至命四十五不惑知天命也。盡人物之性與  
天地參六十耳順也。天地之化生物成務也。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未嘗容心於其間。聖人無意必因我以範圍之天地  
人物無不位育。大公至正亦嘗何容心哉。至於從其心之所欲又  
不踰矩事皆天理畧無凝滯年已十  
十侍死而已何能於行周公之道哉。補註合易傳中庸集解人  
物之性言能盡知人物之性也。從心而不踰矩緊承範圍天地之  
化言下文是斷章取義無志於天下而安於死矣。故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  
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集釋周公聖之矩也欲知  
周公之行道而老不

得行故不夢則不願乎外不過吾心之中也。此與語意不同多一  
欲字才着此便不是聖人心之所志。夢以形焉老而安死故不復  
夢見周公非欲不  
踰矩而不夢也。補註釋論語之意蓋聖人未嘗不欲行道亦未  
道也及其老見道之不可行也  
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  
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  
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  
則其蒙難止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  
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集釋內者家外者國。疾疾困也

且智為感化者無不神且速。是困之進人也。躋升也。聖人處  
困而亨由其有下。孝之功也。則人可不困而勉哉。慎而勉哉。補註  
人處困之時則能敬。信通曉故為德辨。能奮發興起故為感速。若  
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是困於內也。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無士下之  
交是困於外也。葉氏曰繫辭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患難之  
特別操心危懼而無驕侈之蔽故其析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友



本之思故其  
從善也速

仲尼  
夢寐  
不忘  
為東  
周之  
意

立斯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  
周從周禮故公曰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  
則其損益可知矣集釋聖人繼周必能神補註從欲風動見書大  
誥補註禹謨篇見論語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  
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  
而棄之也集釋不以無道必天下正以集解道不遠人則人雖無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  
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  
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  
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

之物也

集釋

語意不同德備者仁義有諸身礼智得諸已誠

補註

聖人之出處蓋委吏  
乘田所以仕貧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  
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  
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集釋解  
進章不同此備字礼樂之備  
也不願乎其外不待外之備也補註先進於礼樂以礼樂為先而進  
而不進者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集釋

不居位以行

補註

什論語意不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

已矣

集釋

文明之瑞此不至  
文章之道必不顯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惜人以乘習不曰禮

生理大全卷之六

長一三



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

也集釋儀章品則也器數各物也禮文則博矣語意不同張子之意以為魯之禮文之闕不正於孔子之手猶有馬者不惜他人

乘之補註祝史宗廟之官卒近也補註以該遠約而言之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又魯一嘗

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止及魯益耻衰三桓僭妄自太師

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

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集釋去亂辭去也師摯一節與魯

正非夫次也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摯趨進翼

如此翼如左沒階趨進翼如張拱宿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

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集釋與語小異紆寬緩補註此

述卿黨孔子之事而釋之也兩翼如下小註蓋張子之自註與弟二篇一故神兩故化下小註同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補註此釋卿黨上如揖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集覽按一統

門弟子居政事料孔子嘗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仕於季氏後世追封徐公原思按一統志原憲宋人孔門弟子原思也為人

循介所居蓬樞雖危痛子貢過之曰夫子病乎憲曰無財之謂貧季道而不能行之謂病若思貧也非病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

已甚也如是集釋無然畔援詩之辭也其欲赴佛肸之召及見南

補註詩傳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蓋佛肸南子苟

雅皇矣篇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

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集釋夷狄尚



中國反補註此張子推夫子之意不得行道集覽後漢東夷

無上下補註於中國庶得行道於九夷也集覽傳夷有九種曰

夷赤夷玄夷風夷夷陽夷補註不迴者往而

柶柶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補註不迴之意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

詞者以其知變化也集釋答司馬牛問仁問補註如答顏淵仲弓

游之問孝各因其材之高下與補註君子變化多矣補註之問仁子夏子

其所失而告之蓋可見矣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

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集釋執鞭至賤乃可

得不若從補註此以孟子子釋論語致富有求而不

吾所好補註富不可求之意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

之入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集釋不亟言子貢晚年補註喻於義者喻人於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

使加乎其身愧於已者不輒貳之於後也集釋於天下天下之事

使加乎其身當曰不使移之於人張子之言補註怒人之不善不

蓋即不念舊惡之意也故曰不使加乎其身補註使加乎其所

謂不遷怒也愧已之未善不輒貳之於後所謂不貳過也

顏子之徒隱而末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補註行而未成以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與聖者同補註釋論語之意龍德聖人之德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

矣集釋龍德聖人脩為之功之極至也欲一朝而補註觀其欲罷不

顏子與聖者同



是欲一朝而至者也

回非助我者無所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

異同者矣集釋達大異同造於萬殊補註聖人之心無思無為寂

得少感夫天下之故皆事異而理同者矣一說異同猶楚辭所謂嫌疑謂事有異同而可疑者也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二代蓋

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

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集釋禮樂法也鄭聲佞人二者蕩心之

益者為治之大權放遠者為治之大戒無損益禮樂法度將失其中無放遠禮樂法度之中者亦不久而廢他非不必教之顏子以

生知之質亞聖之資聞一知十故於禮補註葉氏曰鄭聲者鄭國

樂法度以表音而知之此則不必教也補註之俗淫和其作之詩

著於樂者皆淫靡佞人者口給而波之人也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大要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

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而貧且賤君子耻之

舉天下無道然後穷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

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集釋懷居則有道

而名不稱此君子所以有補註懷居思道則見必無道而後隱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

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補註仲由樂善則內重外輕

共敬顏子樂進則不自滿足故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則因物成就以天地之化工故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合內外而成

其仁老者朋友少者在外者也而集解進者進於安之信之懷之之理則本乎內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

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

聖人  
合內  
外而  
成仁



能是而已焉集釋子路何必請書然後為之李之言其於禮樂文章

補註子路雖片言折獄不可便以為能及為政之道商者商而已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

以潛見之不同集釋脩業者脩功業也語人君為國好補註命世

世內皆備脩業若喪禮經界之已廢壞者孟子負命世之才不得不出而脩之以淑諸人傳諸後顏回已有孔子在上所以與子學子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

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補註大祀若郊社之類

山川之祀

有德篇第十二此篇論人有德之實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集釋有德

能言能在一有字志仁者必無惡能在一無字補註此論語之意蓋有德者執德弘故有

惡是能為無也集解有所當有無為無也

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安

說皆取人之弊也補註釋曲禮之意蓋行能脩而言有道自當為

故注教安求悅乎人皆引取人之弊也集解取人以我為善也山禮曰禮聞來冬不聞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補註此子孟子所

辭取意達則止多則反害也集釋此取辭達而止章言辭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

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

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

明前文義發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補註寧言之不顧猶言寧

困辱猶言寧近耻辱也寧孤立無助猶言寧無所宗也集覽按一

此三者能知和而少以禮節之蓋張子合一章而言也



統志有若魯人孔門弟子嘗論孝弟為仁之本禮之用和為貴孔子卒弟子以其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后世追封平陰侯

德主天下之善莫善於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

故王言大集釋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補註德主天下

書經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原於天下之一善解善無常主協于克

一蔡傳曰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

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

得一本万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

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

春無緣復有生意冬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一息之間

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集釋言動一身也宵書一日

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大緊集釋也瞬息一刻也有為力

行也有得致思也周公仰思待旦之心亦若是孝者當補註

畫此言於坐隅作聖工夫也此心在窮理盡性之後補註曰非

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

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

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補註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均表於愚者之道與禮謂

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與補註禮緇衣篇道民以言使之為

無徵而言取不信放詐妄之道也祀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

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補註合論語中庸言之穀梁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為文樂盈而反以為文



咸是退讓博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  
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  
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  
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  
之言而張子各  
以類配之也  
集釋 節若不文不使過  
補註 此皆

驕樂侈靡非宴樂宴安

集釋 宮室無度衣服無節侈靡也  
補註 驕

樂

多聲非之意宴  
樂燕安之意

固

言形則下如鄉音以是知蔽故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

道

集釋 言者于此下應  
補註 言形于外則卜吉凶如鄉音是也

言者于此下應  
補註 言形于外則卜吉凶如鄉音是也

集解

易係辭傳曰將有言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鄉音夫人之  
言一形而七即應之如響蓋由吾之誠感之也以是知鄉音

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蓋卜  
者性與天道之所寓也達者感通之也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

歸厚矣

集釋 篤於親不偷故不  
補註 釋論語之意蓋知恭慎

補註

必以禮為先則不勞不憊

亂不絞知君子治民必以  
已為先則民化而歸厚矣  
集解 以禮為先恭  
慎勇直為後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利害切身本陽明也無而為有則行之陰險也物之象其生者必  
取信於人謂慤亦易以惑人惟君子剛者不信焉一說因其以首

而生法必取  
補註 此即夫子告子張問明之事蓋浸潤之器馬受

驗於人亦通  
補註 之慤不行焉是陽也其行是陰也明為象生遠

為法必效故君子重  
夫剛者貴不行也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集釋 罪已  
自咎

也釋論語告  
子張之意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

雖不欲不施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集釋 能無怨又進一步  
非解無怨二字

補註

釋論語之意或疑恕已二字即朱子所以譏范忠宣者字者  
宜明辨之若易之曰能恕人以仁已也則庶乎其得之矣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剛  
重  
天

主星

卷一

十四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集釋此

訓聚與孟子補註畜即聚也引祭統所以為聚百順以事君者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辯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集解事者當先意承志蓋听於道益當先其意所未發承其志而教之蓋志公而意私也故能辨志意有公私之異然後能教人不失其道矣

藝者曰為之分義我述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集釋此解游於

分之意耳非常行也義即職分之補註與前篇論人者先其意

所當為者此釋論語游於藝之意補註而隨其志之意畧同

解分音問分義猶曰限程不有不存者心不為彼所累也若志專在此切之偏好而不舍反為吾性累矣如程明道以謝上蔡成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集釋有道則出道當

無道則隱道則當補註釋子學以道御身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集釋重遷

也此懷字以居止言君子宅乎仁補註安土即不懷居是也此則安土也不移於物欲何遷之有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二者皆賊生

之道也集釋因老而並言幼與長也循者由所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從義補註此孔子所

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補註此以詩釋詩不僭大雅抑之

以意推之可也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側隱仁也如天亦

仁也故擴而克之不可勝用補註擴而克之由不穿窬至於非有

不可勝用矣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



得之矣補註

自後薄於人則失之吝厚於人則失之驕皆有意而為之者也

罪已則無尤集釋

能罪乎已則有自脩之實也故人不得而尤之

補註無尤謂不得罪於人也與上歸罪為

尤罪已為悔章意同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集釋

福不獲於天困也禍

或加于已辱也榮者貴也利者富也或取或忘皆由於已

補註能氏曰君子偶居於困辱之中非所憂也非其道而得困辱此

可憂也已君子利祿之極非所樂也忘情於利祿此為樂也已按荀子曰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脩德行厚

智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貴祿厚形勢勝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

勢榮流淫汙慢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罰侮粹搏撻笞擯御斬斷枯傑藉糜舌鋒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辱觀此則

也夫是之謂勢辱觀此則人之憂樂蓋有所在矣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

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

故仲尼率歸諸亂云集釋

此皆好勇疾貧章不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

反亦理也集釋

有時而不得反理勢使然乎太王避狄是也

補註擠排陷也執不得反非不欲反也集解

執不得反亦理者言雖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特勢之變耳出爾反爾則亦理之常也文意慎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

克已行法為賢集釋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

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

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

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

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集釋

克去已私行吾之道尊王之制此為賢也疏食

飲水曲肱而枕事皆可為百世之師此為聖也辟世言地色迹也聖與賢及其次心也

補註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迹相近克已行法樂已可法之迹相近也辟世辟地辟色辟言隨世之清濁而為已之淹速此為士克已行法之事也然辟世辟地雖聖人亦

克已行法為賢



同但其憂世之志察天之誠與賢者辟世其次辟地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也此亦是辟世辟地之迹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

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集釋有序如

大德卑不踰尊之類孟子之言用卑疏而抑尊戚表記之言任君子而退不肖皆不可不謹者正以治亂之攸繫也故言相表裏

補註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所以不可不難進而易退也呂氏曰所謂有序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謂也所謂亂者賢不

肖倒置之謂也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

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集釋有德有才者斯補註此孔子對哀

詞事見荀子淮南子曰弓先調而后求勁馬先馴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正與此同

集解調者本心正而如法也不然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故弓調而后求勁服者不蹄易控御也不然則惡馬人不可近虽善走有何為哉故馬服之良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

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

律呂聲之變非此之謂也集釋人曰天谷曰天人曰地谷曰地

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變宮補註命曰者律即命子皇極經世書

變徵旋相為宮八十一聲也補註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所以

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者也谷神之應也且有如是聲音之變其王弼之謂見易例畧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集釋虎變者光

補註引革卦九五爻辭釋中甫之意也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毳也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難喻

補註引書洪範釋論語之意荀子曰上易知則下親上矣天上

補註難知則下畏上矣此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難喻也

有司筮第十三此篇論有司為政之道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

才而後舉之集釋此解先有司才補註大者可綱小者可紀



政之論賢否集解論賢否不才之事也言先當正其已在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集釋不附不得拱向也勞不能補註釋

子為政以集解為政不以德則人不親附而我日亦勞苦而補註孔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罷使無欲則民不

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

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忽矣集釋不足

足則不盜矣此補註此釋孔子告康子患盜之語蓋所欲之物則

戒為政之貪人竊之假設以子不欲之物雖賞子使竊子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爱其勞又益之以不倦集釋先之勞之無倦

此言為政之勤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

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隣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也

子文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

名至周始定乎集釋討者征不定也伐者正有罪也湯武以臣正君

也湯征自葛始曰十一征則非征矣補註孟子謂

湯恣於下如此哉必請於桀受命於桀而后敢為也補註敵國不

相征然湯云十一征若非賜鈇鉞得專征伐則湯之時征討

之名尚未定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

國中田不井授故使十而自賦其一也補註此釋孟子告畢戰片

而助是郊外都鄙之地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什一使自賦是

都門之內鄉遂之地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十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

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集釋節用愛人行心者也補註葉氏曰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

禮樂刑政行法者也候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治



君子公物利於治

國以人心為本必節已裕民德意乎治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察補註國家以平治為本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

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集釋以直報怨是沮也補註

擇表記之意蓋以德率人而致善者有勸不善者有沮此報以治也皆天下之利也非一已之利也集解報者天下

而致言此必由循德而致也善者有勸之報不善者有沮之報此則報之而合乎德者由是天下皆勇于為善慎於為惡矣豈非天

下之利乎不然則爵及匪人罰行有德非德也則民無所措手足何利焉不治世亂也世治則小人得以肆其奸君子公物故利於

世治世治則天下蒙其福君子公物故利之

### 大易卷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集釋上言太極不言有無曰

無曰無而不歸涉於虛終補註葉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於有雖無其形實有其理

用相因精粗間間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不明始以道為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為七直無者為玄妙為真空折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蹟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詞窮高

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集釋

蹟雜亂也鬼載蒲車之類隱蹟也如諸子莊列海若大鵬之說此窮高極幽之論而君子厭之者也補註按隱蹟不

言天地陰陽與人之情偽集解隱幽妙蹟雜亂也不可惡者言必雖至隱蹟而不可厭也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

德也而謂之人集釋氣質出於天地者備於人而為德本一易也

天者有陰有陽故曰天道質具於地者有剛有柔故曰地道德具於人心愛之理為仁宜之理為義故曰人道補註童氏

曰一物一卦也蓋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及繫辭其

君子樂取之為貴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及繫辭其



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一本大作為無其爻二字

**集釋**

趨吉避凶為君子謀也

為小人謀也如言潛龍勿用潛者德宜勿用言亢龍有悔亢者德必有悔此皆撰德於卦也若不出戶庭无咎節之爻也負且乘致寇至解之爻也一則言君子慎密而不一則言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各係於係辭之間此喻以君子之義也撰具也

**補註**

易卦爻之辭必曰利貞曰利君子貞曰小人勿用曰君子吉

謂陰大

**集解**

撰德之德以善言雖爻下正見其撰德於卦之意言謂陽也撰德於卦豈獨卦辭然哉雖爻有大小不論小大而

係辭比曰必論之以君子之義然則卦之撰德也備矣至五爻即卦也陰爻為小陽爻為大

一物而兩體其大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

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集釋**

兩體陰與陽也乾與坤也皆兼理氣而言造化方有顯露故曰象之成造化詳密可見故曰法之效也呈如陳轅也法是已形之象性立如中立之立三才兩之陰陽剛柔仁義皆兩也天地人三才也剛仁與陽乾之道柔儀與陰坤之道象法與性皆太極中之一物也理也氣也指大極之氣曰陰陽其  
**補註**天一物也而有陰質曰剛柔理曰仁義然實不外乾坤之道  
**補註**陽之兩體地一物

也而有剛柔之兩體人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集釋**

易者趨時應變之謂三百六十五爻不過時之一字接時順天也應變接人也易不越乾坤之理若乾坤毀則易何從見乎

易者交易一乾而又一坤一陰而又一陽一吉而又一凶一動而又一靜乃乾坤之為易也本立者三才之體具趨時者三才之用

行九陽皆乾陰皆坤

**補註**

童氏發微曰易大傳曰剛柔者立本者乾坤毀卦畫不立也以見易此以乾坤解

剛柔以易解變通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

動一極之道也**集釋**

盡利而動者利其施用無適不安故自天山之

金大有三言元不利如乾之初九曰勿見勿見為利上九曰有悔

亢則不利不亢則利皆變而通之以盡利者也

各矣六爻之動分天地人兩爻為一極六爻為三極總言之

則曰大極分言之則天地人各具一太極天地人之至理也  
**補註**易言變而通之以盡利爻曰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三才性命之理也本義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不上為天



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

陽偏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

君下

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

之道也集釋此因易辭而明上下之道曰偏體仁覆之矣曰共事義

補註此章論卦體故朱子本義震坎艮為陽

集解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

而一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處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集釋陰陽若少易之四象此吉凶悔吝亦曰四象悔了便吉吝了

補註易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

剛柔皆兩之意也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

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集釋尚存心於此也

所以動者尚之動無不時矣象其物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

可以盡創物之智極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窮先知

之神愚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妙不測者神也辭變象占之變

化如此非知天下之集解辭易之辭皆致理也故尚辭則言無所

至神者孰能之乎少陽者是也一時而已尚變則仕止久速辭受取與皆當乎時天

無所偏倚矣故動必精義言精合乎義理也象卦之象何用不具

故尚象則法度必可以致之於用占辭之决吉凶有定也故尚占

則謀必知來來吉凶也是四者固然矣然實自然而神之所為

也君子必知其為神之所為然後有以體其義而有上四者之益

九

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



垂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集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辭象變占是也如不恒其德或承之蓋辭也元龍于悔龍戰于野

變也難為綱罟罟為未和象也潛龍勿用飛龍利見占也易之知

此聖人極其深而至精研其幾而至變也精足以審問易受命如

嚮遠近幽深皆通其志幾足探曠索隱以張其務變則參伍錯綜

以極其變又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是皆

尚辭變象占以行變化之道而通天下之故神之所謂為妙而且速

如此乎易具聖補註易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非天下之

人之道昭然矣補註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又曰唯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又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又

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歲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

集釋因卜爻而示吉凶道豈不顯乎吉曰吉凶曰凶甚顯者矣人

不能以先知不能以藏往今能知其吉凶先形者則知之矣

又德故其已成之事則化之速非神妙若是乎此著龜卜之用

如此龜曰神龜著曰神著德行與易相為表裏易假之而後明也

補註釋易顯道神集解示人吉凶以易辭言知來歲往以

德行之意集解易數言德行人之事猶言事變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外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

不動實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

盡鬼謀故可以佑神集釋顯道者道微妙無形因卦詞說出來是凶

的因易數推出來非人德地神所為也故曰顯道神德行是人做

易使傾凶也示以憂虞如女陽若如履霜堅冰至不過欲人之無

咎也寂然不動者靜者無思無為也實會于萬化之感者感而遂

通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者因著卦而知吉凶故可與酬酢方

受神不能自言吉凶與人因易卦方著補註釋易顯道神德行可與

見故可以佑神張子之言與易小異補註酬酢可與神四句意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歲往極數知來前知也

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集釋事物有吉

而開曉於事幾朕兆之先故曰知來明非憂患皆趨吉而避凶則

事之已生者皆藏止矣是以前知其有變之於吉則行凶則止有

易之道以通之君子措用於民其謀補註弭止也易言極數知來

遠矣極數知來即子有得於此也補註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也者君子所以率而集解以弭字解歲故字解往言人之舊所習

措之天下之民者也集解以弭字解歲故字解往言人之舊所習

示人而消弭之故曰歲往與易本旨不同事變有吉有凶我能前

知其變由是守正執中有道術以通之趨其吉避其凶是則所謂



通變也如此則君子之所以措之於民者皆當事幾備物理而功業成矣不亦遠哉

動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集釋混以已則不

不靜求其密曰精索其隱曰微四者易之數不累其迹補註按禮

不拘係也知足不求遠也賊害也求高遠則害於易補註記經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訟諸惡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集釋

天下之理初必得之而後行之故為元會合而通變故為亨有利

順而訟故為利至此動極矣能一天下之動固守是道之正乃為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

萬物集釋四德元亨利貞也元而至貞之而復元終始萬物也迎若

此隨之也不惟六卦皆本之乾坤補註元亨所以始萬物利貞所

而乃物事皆本焉故曰父母萬物補註以終萬物迎之於前而不

見其首之合隨之於集解迎之不見其始隨之不見其終始固為

後而不見其尾之維集解終而終復生始元亨利貞循環不窮而

而古今天下無一物能離之者也故惟本而言猶父母乎萬物言

象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集釋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集釋

此元亨利貞也天下之動不一也補註善也而仁為之長故曰仁

信能一之言守其正而貞固也補註善也而仁為之長故曰仁

統天下之善禮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故曰禮嘉天下之會義以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亨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集釋乾德

大和亨也六爻擬議如乾初爻則為潛龍二爻見龍五為飛龍上

九為亢龍此擬議而位之也初九為利用二五為利見上九為有

悔其道如此補註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之意集解地乾德謂乾卦

之理也太和以道言利貞也當其可也不失大和之道即當其可

而得其正矣緊承說言乾之六爻擬議天地而模寫之性命之理



得焉故其德旁通曲盡而無所不具此辭象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而非其本旨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

夫子之忽焉前後也集釋正中卓爾補註龍德正中孔子文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

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

入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

覩元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集釋三與四之

也上下皆乾三為陽位四為陽爻是重剛也其危終日乾之也其

疑或潛或躍也舍棄也過中重剛如是豈庸言庸行德之柔者所

能濟哉雖大人之盛德亦乾之夕惕或躍或潛處危疑之際而汲

于見德者焉然時亦不能舍而用之也三在上下之時四當改華

之祭故外趨變化進德脩業內正

性命不失其道者利見大人也

補註乾四非過中重剛四字疑

指九四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以時當見用

也因見龍在田言時舍故此言時不得舍也

聖人用中之極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

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集釋絕塵而奔並子之言顏淵所

其後矣階梯也用中行其中也極至極也雖用中而不勉強

也不為其大不有其大也大人若顏子以上是也峻大也

聖人指乾九五而言大人指九二下

又引莊子中庸論語之言以明之

集解不為即不勉之言不勉其大而自然大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濟聖者爾

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

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潛室陳氏口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

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孝者有孝者用此善

孝易者若專指為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集釋濟至也易曰飛

也受命首出受命而為天子首出庶物也大人造大

人作也起而作聖之功也與易不同易言與起在位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

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

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能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

之常安吾止也集釋此詳乾之九二常言亦信常行亦謹閑邪存誠

之辭如此張子則以為德化文明之大人備天下常德幸道則知

仁勇無不全矣五倫無不明矣故德薄而化此九二之大人也易

化措時宜則不陷於非禮義之禮義此顏子高堅前後仰鑽帖忽

正以無方體而不敢安吾常也是以既竭吾才必欲至于卓尔正

中之補註庸言庸行乾九二文言夔夫予之勿忽焉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

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終始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

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集釋六龍六陽爻也龍者純陽之物故取象

化也順性命各正性命也躬天德性天德也大和陰陽會合冲和

之氣也聖人明乾道之始終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

以行天道此元亨也是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又各得其性

命以自全此利亨也聖人行乾道如此正與孟子終始條理兼全

聖智者同補註童氏發微曰此釋乾象傳大門終始以下二節之

一轍乎義與時消息長以乾道變化言順性命以各正性命

言躬天德而誠行之謂時乘六龍

以御天始終聖智謂大明終始也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

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

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集釋上治居上而治下也天德即天位有德

補註文言曰飛龍在天上治

也本義居上以治下

大而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

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集釋李問寬仁

道西有君德之大人也時舍非謂時之大用也化而造進於九五

矣始則未受命為天子而今受之是以位乎天德居上治下曰求

九二之大人與之共事而已富貴何

足言乎張子其能知聖人之心矣

補註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以

位乎君位而曰

集解成位以受命言此二句先說論理富貴不足

位乎天德也

其所自必有不足以言之

十五



美蓋大德自當成位也故  
舍曰君位而曰位乎天德

樂則行之憂則遠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  
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而後出憂則遠之遠去也不當出則確乎其替也若善世而不伐其功大其德而無所不化是九二有龍德而已見者初九則無之但知為已不似  
**補註**此釋乾初九文言樂則行之憂則遠之蓋初九二之及人焉

化有以及人者  
**集解**心無偏倚隨感而見是謂求志言惟求其志之合則化及上下未見如初即為已而獨善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意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其德其行未可見爾惟  
**補註**釋文自言不疑俾其所行者日可見之於外以俟其時焉  
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之意

乾九三脩辭立誠非終日待日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

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能之所居也在是而將躍起于天故曰或躍在淵九三進德脩業必如周公之勤九四則或下或上之無常可進未可進之時然為邪但當終其業欲及時進耳准其進退未定欲躍而猶在淵但可免咎而已故進德脩業於終日不可  
**補註**釋乾九三九四文言脩辭立少廢也言周公又出易外之意  
**補註**誠本義脩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誠不忘於躍乃可免咎蓋不忘於躍非為邪也所以終其義也故可免咎終猶止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

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則忽畧或被於阻不階而升勉至自然而升至也仲尼兼體健順之道則猶天然一飛龍在天也尚何險阻之有亨者必研幾以至焉  
**補註**乾道至健而易則所行無難唯其至健而易故知其險不可階而升也坤道至順而簡則所行不煩准其至順而簡故知其阻不可勉而至也子貢所謂仲尼猶天易九五

仰尼  
猶天

天猶龍之飛於天也



坤至順而動也剛乃積勢成而然也集釋曰坤安貞安順之也為

柔也自乾之守也剛也行地無疆此動以剛也坤厚  
載万物則物無不載其動必剛而健此積大勢成也  
補註釋坤卦

以下雜論卦義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集釋乾天

至健不居其休其感通之速有不可極故其道易  
補註係辭傳曰

知坤至柔順簡而不煩其所施其廣故其道簡能  
補註乾以易知

坤以簡能未予曰知主也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  
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

故為以簡而能成物愚按无體謂其變化流行而无體也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集釋無體者虛也

故為感速東北喪朋失道也西南得朋得其常也  
補註釋坤卦

蓋坤陰也西南陰方故為坤之本位而得其常也  
補註坤先迷天

後後順得  
常之意  
集解陽先陰後其常分也坤陰也先則感其常分非所

中事哉也居乎後而順听乎陽則謂之者陽也  
我得其所恃以為安矣故為得其常而有利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進

匱乎勞終始乎止集釋即帝出乎震以下八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集釋乾震坎艮陽剛也坤

解雜  
補註釋說卦乾

卦  
補註費也一節

巽為米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

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不之性也為直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

廣顙暉人之象也集釋絕木紂之曲也而取有者所遇而從為白

集釋者白無不入白受采也巽二陽外達故為

集釋者白無不入白受采也巽二陽外達故為

集釋者白無不入白受采也巽二陽外達故為



直物順而無碍也。巽又入也。思之深入為巧。工人性之巧具能順木之大小曲直而成器者也。巽从也。自則隨所遇之也。而皆能從之。由巽把而合抱。由合抱而參天。木之性長且高也。故巽為木。又因而廣其象為長。為臭。凡之類。而善入者也。故巽為凡。為入。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集釋離尖在人身為氣。坎水在人身為血。申爻得乾之中畫。故赤色。血之勞者。勞乎坎也。蓋人一日夜之呼吸。及通計一萬二千五百息。行六十共得八百六十尺。故氣血乎周。身少有不至。則疾生焉。所以勞也。水周流。補註。釋說卦坎為水。二於天下亦然。惟勞故多險者。以其不息也。補註。釋說卦坎為水。二得乾中畫之陽。故與乾同色也。集解。勞去声。積水也。坎為水。故故與乾同色也。集解。為周流而勞。赤血之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且躁也。**集釋科果之附於木上。其科木補註。釋說卦離為火。一節躁當亦燥。胡氏曰。張子謂附且燥是不虛有離象。躁則科上之木。乾躁耳。如鵲巢之類。皆是以木枝結構而成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集釋山間之小石堅而連者通。補註。釋說卦艮為山。一節通。集解。艮為山。堅而不入之入或寡。補註。或寡雖通而行之者寡。集解。象也。二陰開於下。為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集釋一陰附於二陽之剛。柔附於剛。乃決。柔也。故曰附決。兌為闕且兌金能折物也。物成上柔者必折。文以兌主秋而言之物必折。其上柔者。補註。釋說卦兌為澤。一節徐氏曰。柔附於剛。乃決。集解。內者。補註。柔故曰附決。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為毀折。集解。實信下二陽外附。皆上一陰。兌於時為正秋。成物之時也。故日物成。物成而上柔必折也。所謂木實墜者。彼其反也。

**坤為文衆色也為穰容載廣也。**集釋坤六畫為衆中之虛容。載補註。釋說卦坤為地。一節徐氏曰。坤畫偶故為文。偶畫多故為衆。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氷健極而寒甚也。**集釋健極陽極陰生。故寒堅者。補註。釋說卦乾為天。一節胡氏曰。乾為天而貫水也。補註。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氷。在夏為大赤。

**震為萑葦也為蒼莖竹為萑也。鮮也。**集釋萑實秋也。葦虛言也。莖色上分者。與萑。兩番。鮮。草之番。盛。鮮。美也。震上陰。兩分而下一陽。為之。根有似于短。仰之。草木竹者。上虛下實之物。震居圖東。一。正。春

**震為萑葦也為蒼莖竹為萑也。鮮也。**集釋萑實秋也。葦虛言也。莖色上分者。與萑。兩番。鮮。草之番。盛。鮮。美也。震上陰。兩分而下一陽。為之。根有似于短。仰之。草木竹者。上虛下實之物。震居圖東。一。正。春

**震為萑葦也為蒼莖竹為萑也。鮮也。**集釋萑實秋也。葦虛言也。莖色上分者。與萑。兩番。鮮。草之番。盛。鮮。美也。震上陰。兩分而下一陽。為之。根有似于短。仰之。草木竹者。上虛下實之物。震居圖東。一。正。春

**震為萑葦也為蒼莖竹為萑也。鮮也。**集釋萑實秋也。葦虛言也。莖色上分者。與萑。兩番。鮮。草之番。盛。鮮。美也。震上陰。兩分而下一陽。為之。根有似于短。仰之。草木竹者。上虛下實之物。震居圖東。一。正。春

**震為萑葦也為蒼莖竹為萑也。鮮也。**集釋萑實秋也。葦虛言也。莖色上分者。與萑。兩番。鮮。草之番。盛。鮮。美也。震上陰。兩分而下一陽。為之。根有似于短。仰之。草木竹者。上虛下實之物。震居圖東。一。正。春

**震為萑葦也為蒼莖竹為萑也。鮮也。**集釋萑實秋也。葦虛言也。莖色上分者。與萑。兩番。鮮。草之番。盛。鮮。美也。震上陰。兩分而下一陽。為之。根有似于短。仰之。草木竹者。上虛下實之物。震居圖東。一。正。春



時補註釋說卦震為雷一節吳氏曰荏苒若言居深青色良潤色也補註之美蓋竹之筠也勇作敷花帶下連而上分為花出者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補註名義程子曰九

陽在中者為陷之象陰在中者為麗之象

長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良

之象著則明之義也集釋上九九三且陽得位而勢則正也如山火

頤出於上有光明之象也補註釋艮卦体及彖辭

蒙無濛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集釋易曰蒙亨以亨

九二以可亨之道啓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故循行之象集

解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象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

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直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集釋

此解豫之六二以其中正自守其介集釋豫六二爻辭曰介于石

如守疾歸於正則吉也疾則知幾矣集釋不終日貞吉九四陽也

居大臣之位而天下由之以豫者勢位薰灼足以動人故人多累

則一爻位皆陰則異於四為無所累挺然而持立者矣故其介如

石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

有功也集釋此解坎卦上下皆曰坎為重險但補註釋習坎有孚維心

象有必生之理集釋上巽風也順以施之於上下兌說也說以承之

乳之形象覆補註釋中字彖辭化而巽集解中字卦上巽其德為

順理也說心悅誠服也上順理以施於下下心悅誠服以承上上

也故為中字此解中字之義覆乳之象字字義也六書正為曰孚



借為字  
信字矣

物因雷動雷動不安則物亦不安故曰物與無妄

萬物之衆必因雷以鼓動如鷲鷲藏形萌芽之類雷之動也夫嘗差妄則物之發亦未嘗差妄故云物與无妄與之一字指雷而言也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此辭復卦坤靜也震動也以靜而動則無休息之期故卦言反又言復陰陽消息終則有始循環無窮天之運化即往者過來者續也故人但指其化而裁之就其一陽之來於眾陰之下而斷之曰復若出而反乎家也其陰氣自五月始之始生歷剝而坤必反乎陽自姤至此七爻始復是七爻之深义也昔陽為陰所消今則復來於下乃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幾明也故曰反復其道陽動于下而坤順行下上已之出入必无疾也曰恒陰之下則復生則天地生物之心幾乎

常故曰復見天地之心張子曰幾即天地

宰者因是而知惡極必善之端而有所阻

復以始之循環無窮也反者已終故深其反復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測然宜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井渫不食此

測者不停汚也是井可汲而人不食故為人之所則

且不輕售以俟王明則及物而王與民並受其福也

辭蓋井渫故強食於人而行者皆以以為測然猶以其

不見售而食之是作易者笑賢才之急於進用也

索身直行猶井之渫不停汙也如是而不為人所取如井渫而不

食亦當隨時暫止以自安苟使強欲以施而行焉豈能中出測然



且不法善也亦何利而強施為哉

闔戶銘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觀耳聞受於陽也集釋

形人之戶也乾闔坤合利而陰坤致翁受於乾補註釋擊辭闔戶闔

陽人之懷息而先見聞德起無不見聞之矣則形開而志交於外故自有觀耳有聞闔戶之象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

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

取愛惡本情妄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

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富當凶當否

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慎自

天過涉滅頂凶元咎損益龜不克遠及其命亂也之類二者情與不

可不察集釋不可獨主於剛柔也夫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故小多

而大多易其辭各隨所向也如沐復吉困于膏粱凶亦作易聖人

之至情乎指之吉凶將以趨可否之時及至通之利順吾性命之

理常趨吉避凶泰三才之太極也故能從此則豈有陷於凶悔哉

此所言尺利乃以變通言也辭之吉守而俟利辭之凶改而求其

所以利君子規其變則玩其占如此而其爻有去之取之愛之惡

之素王乎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迺易所謂吉凶以情

遷者不可變者其變而通之以尺利者則以事言其陰陽老少交

變便相通之理如乾初九之變為姤之羸豕蹢躅不惟勿用又當

防小人也故以利言者尚確其事有利不利也其吉凶以情遷者

則爻以辭言有吉有凶者便有行動之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者

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初六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

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二相合也同人九三伏反于惡九五也九五

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者如姤九六以杞包

瓜上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近取二四也豫

六三奸頑逆取九四也情為相感而利害生者如中孚九二鳴鶴

在陰以感乎五也也九四求婚媾往言以情求乎初九也蒙六三

見金夫不有其躬以為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歸孕不育者為

感乎四也是皆本情素動者待者而成者但其情近而不相得則

凶或宜之悔且吝矣以情言者辭之喻人有言有凶之當遷改也

情不相得如火珠林之課有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無害若克世

應則有害意與易同條詞所命如此存之則見卦辭卦爻之吉凶

乎又有義命名當吉凶否亨者有一定之道故聖人不能使之趨



性理大全卷之... 吉辭凶一正道固守而勝定之不復顧其凶否如否之六二曰大  
人不亨言大人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始之九五含章有慎自天  
本無而後有次回造化之陰勝當否當亨者大過上六曰過涉滅  
頂凶无咎是才弱不足以濟難而足以成其仁於義亦為无咎損  
益二卦皆有龜不克違者不能辭也一自右一自外來其吉必然  
者太之上六曰城復于隍貞吝其命亂也故復否得正不免蓋各  
是當凶當吝者首以辭言次以變言然又言守之之德以示用易  
之道三者之情各異又不可以不察也夫大人不亨亨義也有道自  
天命也張子能發 **集解**謂易之辭各指其卦爻之所向以示人乃  
易之言外之意 **集解**謂易之辭各指其卦爻之所向以示人乃  
能因聖人之所指而變動以從之順性命臻三極則有利矣故曰  
變動以利言順易本旨不同否六二曰大人不亨亨言安守其否而  
後道亨也始九五曰有階自天言休命自天而降也小過上六曰  
過涉滅頂凶无咎言殺身成仁義无咎也指六五曰或益之十朋  
之龜弗克違益六二亦云言其義所當得弗克違也太上六彖辭  
曰城復于隍其命亂喜其命當亂而不可逃也變動以利言是反  
惡以從善避凶而趨吉也吉凶以情遷是得則吉失則凶吉是而  
凶非隨其本然之情而兩言之也義命當吉當凶吉凶皆是者也  
故曰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功明吉凶於未刑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集解**

君子於事也吉凶未知因卦之爻與象而知爻象在易卦之內占  
凶在易之外其於事必待爻象之動而後知之不動則取乎卦與  
時 **補註** 見係辭下傳本義內謂著也 **補註** 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

富有者入無外也日新者又無窮也 **補註** 即前篇富貴有廣大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湯所以妙

乎神 **集解** 推湯卦爻陰陽剛柔迭相推遷也幽明陰之隱而幽陽之

之間形於動靜之內大易也天地顯之藏之而無心故其富有則

大業也日新則盛德也裁減之妙藏業之用造化之功顯德之仁

雖無心也而不離乎陰陽亦不倚離之也故其陽明陰幽二者之

象可見存於卦爻之中及其推遷而或聚或散陰或變陽或變

陰妙不可測者非神而何哉此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  
為與大易一道易曰微顯闡幽蓋以人事之顯者本之於天道又  
以天道之幽者而用之於人事天道其聚而一本 **補註** 顯即其聚

事其散而為萬殊化至於顯仁藏用亦不外此 **補註** 顯即其聚  
象聚散只是一物故曰推遷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者故察



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集釋柔變而趨剛退極而進也

變剛畫而陽矣化柔夜而陰矣流行一卦六爻之間約之察之有難易也天之至理難見於爻卦之象卦之象易見於天之理天之理易見於爻卦之象也之意本義柔變而趨於

真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動之幾微也小疵悔吝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集釋已往寒注則暑來是也方過此是也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

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

之無隱諷諷諫之巧也相者周公與召公同心輔相上

師尚父時維鷹揚故訊疾蹈厲也樂曰始奏以大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此皆道古樂之正相即附鼓雅亦樂器蓋樂之始

奏必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欲退之時擊金鏡而終故云復亂以武始擊拊鼓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故云治亂以相後乃

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以文而止武者也

雅名也樂記本言我亂皆坐為周召之治而張子以相為周召之治所謂治亂以相而周召以之本言發揚蹈厲為太公之志而張子以雅為太公之志所謂

訊疾以雅而太公以之象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大武武



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謂者酌周公沒嗣王以武

功之成由周公也其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二歲集釋此以下張子因

若詩之小序然武功成於武王本於文王而又繼之於成王告於宗廟又由於周公故於文王首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於武王曰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嗣武受之勝殷過劉酌曰橋七王之造載用有嗣美維爾公允帥然舞之成帝始也冠者成人也十三年而欲

成也故亦象焉以下補註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註云下管論詩九二十一章

者庭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內則曰十有三年舞勺朱子曰酌即勺也即

以此詩為節而舞也又曰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此云舞大武未知孰是理密云周樂有象有大武有勺象是武王為文王廟

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

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然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

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集釋此解論語與觀群怨章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集釋詩言志志之所

至也為風雅頌此有象也為篇什此名也為賦比興體也詩之所至亦禮之所至也

之其貴之其賤君臣父母夫婦兄弟各有禮之集解孔子閒居曰極也一說如關雎象也象之則為詩之名亦通

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至者懇至而無疑似不足之謂也象猶言情狀也名言也詩言志之既見得懇至得其理之情狀而無

所疑必可以名言其情狀言之親切而有味矣故志至則詩至禮又所以行其言者也發於言而為詩者既至則有名矣然後能建

之行事而有體禮者休也禮而得其休則親疎貴賤各得其所矣有不至焉者乎故曰禮亦至

幽替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替化育之端也集釋穡者天地之養民者也民不能以尺其力而

之一端也現厥初生民之詩及史記稷為兒游戲好種麻麥甚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尺稼穡之方足生民之食故神農雖為耒耜

而後稷則尺相集覽后稷之穡按史記后稷名契母曰姜嫄為助之力及也

以為不祥棄之隘不踐徒置山林適會林中多入迂之冰上鳥獲真之以為神遂收之鬼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

生里大...



樹及成人能相地之宜教民稼穡與於陶唐虞夏之際為農師封于鄆師曰后稷為周之始祖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未美故絢

飾之以文莊姜才其美乃更絢之用質素平文繪事後素素謂

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

材赤黑必絢以粉素集釋或文居質後質居文後不可常也此一

之詩子夏之言也補註釋論語之意蓋禮貴驕實求稱過於文者

為莊姜之才美也則矯之以質過於質者則矯之以文他人

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是過於質者則矯之以文也莊姜巧笑倩

也下文繪事後素之素謂明其材上文素以爲絢之素謂質實故字雖同而義施各異也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

欲及時者與潛室陳氏曰一陟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常而嘗

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吾集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文王在上於

身豈非進脩欲及時邪集釋昭于天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朱子

釋之以為一動一靜莫非天理非真有神靈而在之旁者張子之意又推於孝者之身

江沱之勝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

以勝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集釋勝從

女也類即勝也嫡之嫁必以勝行而不與之行後補註明已之私

被文王后妃之化而取之也古之女道江沱見之補註也勝以類

行而欲絕其私故東雖不及而亦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絕其私

故不以勝備數其後被后妃夫人之化卒能自悔而迎之得易安

貞之吉乃終有慶故詩曰其嘯也歌此以易卦彖辭釋詩江有沱之意

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享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

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集釋采芣卷耳及酌以金

子之議酒食奉賓客乃享君親之事詩意則言懷其君子之勞苦

后妃思其君子而不失其正也但借其夫子之行役畧無闈門之

私乎與為芣苢采清藻一於奉公家承祭祖者同也酌者以為酌

臣馬之堵僕之痛者以為君求賢審官之勞故王季文王之心亦

不見是是非詩人之本意必若四補註此章全用詩序之意

杜皇華則勞使臣求咨諫者為正補註此章全用詩序之意



其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  
之以拜非善教寔明能取是於民哉集釋詩言勿拜勿屈折也張子  
敬之也不可拜補註此言其棠三章之意按朱傳其棠杜於祭也召  
者思瀆之也補註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其棠之下  
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祠而不忍去而  
不忍傷而又瀆之以拜也拜屈也

振振勸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其則知其然苦嘔

嘆婦人能此則險說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集釋然苦于嘆馬磨僕  
痛云何呼笑之謂

綢直如髮貧者紛紜無餘順其髮而直集釋綢直如髮都人  
士篇綢密也謂

不用髮鬢為高髻之類而都人貴集釋綢直如髮小雅都人士之  
家之女髮自無不美也張子異語

未子以為亂雜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  
作以嘆惜之綢直如髮言其髮之美張子以為貧女無飾之詞未

知何據紛即髻縮髮也集釋綢冠織也言貧女紛  
紜之外更無餘物皆順其髮而直集釋之耳

入而美名可保也集釋既見君子我心則馬此溫厚子  
上於下如此故未保終言補註皆小雅篇

名註善言善聲也  
也處安樂也

商頌顧予丞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集釋商頌列

言烈祖成湯以受上帝之降福故來格來享補註此章與朱傳小  
其視我丞嘗乃子乃孫奉之以敬祖考者也

嘗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集釋張子以棠棣之不  
韡為無飾誠也

補註釋詩小雅棠棣之意韡韡光明貌言集釋此篇兄弟之樂歌  
棠棣之華不韡韡也而棠棣亦小異

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補註今之人則豈有如此兄  
弟者乎張子此說以不字實看作此說初疑當作物

來岑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書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集釋旃之也來岑之詩刺所說者人於說者合之勿遽以為然待  
已之徐察而審所則造言者何所得以為言哉與張子小異



補註 詩唐國風篇而張子釋之也旃之也蓋人之為言以告子者則求所得其所養者必有所試而無據以為然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其焉

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上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

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矣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集釋

如虎如組赫如渥赭此容色善御也君子陽七之詩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者異矣招我從於東方而從于舞位間樂

而樂與簡兮補註 釋詩山風簡兮之意言賢者為祿而仕為不恭也

今不同 容色之盛如云赫如渥赭是已善御之強如云執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

而安之愛人之至也集釋 此軍士答周公勞已之詩曰武庚既破其

下之人焉張子以為我之東征破斧斨斨不足怨也公之

心太公至正天下信之怨者乃哀我也故為之王四國焉補註 釋

幽風破斧之意四國首亂武庚與三監叛也安之謂安四國之人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集釋 此詩東人言甲日得見周公之難而補註 伐何詩幽風之篇

也書金縢篇言成王能加禮於周公也新當作親逆迎也

九戩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集釋 九戩之詩言周

如此恐上復來于東張子則以衣冠為禮命之大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集釋 赤鳥九几德音

失其聖也愚嘗仰是而嘆曰周公真天下之大聖乎其能守天下

之大義知天下之大推行天下之大公也夫周公王室至親遭諛

言之變他人處之專寵冒祿不去可也避諛解我長去可也公無

私正无疑擊夫天下之重清天下之汚天子欲我去則去之不欲我

周公感入心於和平

去則守之此行天下之大公也而周公方以為小諛不足計大位

不足留天下所當安王業所當固使我歸若於豐錫守先王之故

國依先人之教廬一身之謀也居家宰之尊任天下之怨一天之

謀也請之天王整我六師戮敵啟醜以靖王國一時之謀也俾王

心益疑流言日甚位尚不保師可行乎思之繼日得之待日惟東

都是避居焉居東都則身負天下之輕重繫家國之安危莫善於



此也。上待成王之感悟，下絕般人之覬覦，莫善於此也。罪人斯得，流言亦正。昊天以雷風而彰上公之德，四海以震怒而行必討之師。此知天下之大權也。是時管蔡以私憾而欲動搖于周公，武庚以小腆而欲興復於殷室，人心不與。上帝不悅，天子疾之。四海忿之，不惟得罪於祖宗，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名教，得罪於上天。若無預於周公也。於是受天子之命，誅天下之人。秉黃鉞，率六師以征之。而其衮衣綉裳，赤舄几几，則固自若也。由是戮武庚，誅管蔡，囚郭叔放，霍弟阮，一毫之已私行天下之大義也。嗚呼！非周公為大聖，能如是乎？愚於破斧，又知周民為聖人之徒也。  
**補註**：詩曰：狼跋其胡，載震其車。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跋也。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也。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朱子曰：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而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憂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集釋**：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一井九百畝矣。一成則九萬畝矣。夫故歲取十千則九萬之田取一萬而已，故為九一之法。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

**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集釋**：堯七載之間，舜居攝之始，為堯舜之道之感，乃受命于上帝，異乎常人。无折災裂害之苦，上帝之心豈不寧乎？今張子云：詩人稱帝為炎帝之後，未詳審。**補註**：詩人雅生民之篇，孔氏曰：鄭氏謂是后稷，乃高辛子孫所生，而詩云上帝不寧，為文武二王後人所稱也。**集覽**：高辛，按史記帝嚳高辛神，靈自言其名，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言脩身而天下服，建都于亳，以木德王天下，而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采芣**：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別，且是兩段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則何遠之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為一章。



故設認偏其反而為友經合道也黃瑞節曰張子誤以唐棣為常棣又誤襲漢儒之失然以為仲尼去之甚善蓋刪詩也集釋主在遠者以三室有沂輔之理則管蔡有遠君之心者補註張子當疎遠之也情者序誅管蔡之情也張子之意如此補註唐棣即常棣八章以後之詩以為常棣本文王燕兄弟之詩此唐棣一章是周公所加仲尼以為不必常存而去之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集釋東風蝮蝮之詩曰蝮蝮在

朝其雨朱子曰比也蝮蝮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爾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蝮蝮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路升也虹勿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日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南軒張氏曰蝮蝮見則雨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由朱張二子之言而觀之則蝮蝮之見不問東西皆止雨者也今乃以崇朝其雨解為雨之候非其情矣喻婚姻之得禮亦不然慝之氣害陰陽之和正猶女子淫奔之惡害乎人道之正皆所以喻婚姻之失道也何得禮之有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集釋

子和易中孚九二爻辭鶴鳴魚潛小雅鶴鳴篇孔子居室中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是張子所言言出之善者若鶴鳴則大臣海君之辭鶴鳴而聲聞于天誠不可掩也魚潛而或躍于藻理無定在也其下有釋愛而知惡也否可攻玉憎而知善也畏聲聞之不臧者張子別有所見愚嘗讀是詩而悉滅意窮理之功好善惡惡之正也其三代之知聖孝者乎善於諫誨者乎孝者日吟咏而玩味之則周傳孔顏之補註此引易大傳之辭明詩道宛然在心自矣補註小雅鶴鳴魚潛之意也

既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集釋晨風鳥名與其未見君子而補註釋詩秦國風晨風之意既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丞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集釋白蹄曰足也丞舉也

夕又深入而不服出水患之多勞苦其矣安暇及他事乎夫登高峻之處遇滂沱之雨無一朝之暇有深入之憂將帥之勞苦甚矣上之人讀是補註漸之否詩小雅篇名而張子釋之也歸滂沱詩其知恤哉補註衆也此因夕夜又逢大雨其勞苦而言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集釋出詞

也動容貌動也正補註動容貌與議禮皆動也正顏色與制顏色幾乎行也補註度皆行也出詞氣與考文皆言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集釋

苟造德降昔若與篇語言考老成之德下及于民則鳴鳳有聲矣此周公留召公之意補註苟當作考謂考于民則民誠和

而鳳可致矣集解此以下解書君與欲去周公留之曰考造公也降施下於民也言苟造之德下於民則民蒙其澤誠信和治

而鳳可致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不然則在郊之鳳亦且翩然而往不復得聞其鳴矣此周公留召公之意

也是待周德方隆鳴鳳在郊故周公云耳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已故次

五事已正然后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

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

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

已先正下必

故九次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

德處六集釋此解洪範九疇之序大中以補註釋書洪範大禹九疇

金土也五事貌言視听思也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實師也

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三德正直剛克柔也稽疑兩雲蒙驛克

貞悔也庶徵雨暘燠寒風時也福極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凶

短圻疾憂貧惡弱也皇極二字自漢孔安國訓為大中故張子言

求大中不可不知權亦以皇極為大中也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

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

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堯舜之道

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

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明勸

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

五



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集釋

親尊見中庸此章所引書皆非本旨今且就此解之如祖父母

父母親之均者也而祖父母則尊矣故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如伯叔父尊之均者也而有從與再從三從之別則從者因親再從三從者為疎矣如均為從伯叔父親尊之皆均者也然伯叔而叔弟伯之齒固當先者矣此施於有親者其降殺之禮固無所疑矣故曰此施於有親者不疑急親賢謂以親之賢者為急蓋卒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諸之意也明如明揚側陋之明謂顯用之也俊德謂大德之人也庶明七同上義勸勉也冀敬也亦謂九族之賢者此皆張子之意本孔氏註而論若論其極堯典本記堯德業之盛當率其全体大用而言正已而物正則用賢行政之類固自包在其中矣不宜偏指用賢也蔡傳為不可易矣補註此言親尊然張子反以大孝為非而取孔氏之註不亦誤乎補註同則先乎齒而尊之親之賢德同則先用乎親者而及乎疎者度明厥勸言群哲勉輔而此言先明九族勉敬之人與書不同○親尊見禮記喪服小記及大傳等篇親尊賢見中庸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若親尊俱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釋禮記親尊尊之意若尊賢以下所以釋中庸也蓋親尊之級可以守常至於尊賢之詩必有權而后行也急親賢謂急親之賢者與孟子小異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准牧無義民

昏則俊民用微集釋

立政篇曰茲乃三宅無義民洪範曰俊民皆

而為順於德則三宅之官無賢者洪範以

糾微之應而寒暑失宜則賢者不用也

用微集解立政曰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訓

之意集解順也宅任用之也三宅者常伯常任準人也書之本旨

謂天子用人當審其實行若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而遂

宅任之則其三宅之人皆無義民矣義民猶言賢者也張子新章

取義以義民為安分之良民而已非有大才大德也官能尽道則

道豈義民之所盡成必其居於準牧之位者皆大賢之德無義民

矣牧即常伯也俊民用微出洪範政治昏昧不

明則無所賴於賢者必不能率而用之故後云云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集釋

五言詩歌之

歌詠五德之言也舜命禹曰子欲聞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

納五言蔡傳謂詩歌之協于五声者也今言五德豈指仁義禮智

信欵未

知何據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决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

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



性理大全卷之六

以清神也

補註 釋善大馬說之意骨重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補註

衍忒二字出洪範蔡氏註衍推忒過

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愚謂卜筮之法先王所用今學者皆置而不講故術家得以肆為妄說以欺人若龜之主靈聚義卦之互體納甲飛伏之類要之皆非先王之法也按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辭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十有二百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占人掌占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鄭氏曰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壺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所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九卜象吉色善墨大圻明則逢吉其大畧亦可得而知之矣至於筮法出於周易孔子大傳詳於性理朱子啓蒙本局書京甘畫明著策三篇無可疑者但考變占猶有可議愚意以為九卦六爻皆不變則占體卦彖辭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三爻變則乾坤占二用卦占之卦彖辭與六爻皆有變者同此法明見於經蓋用九則不用七可知用六則不用八可知餘卦占之卦彖辭如訟晉噬嗑賁之類是也觀國語貞屯悔豫皆入左傳良之隨亦可見矣

### 王禘篇第十六

此篇論禮遜之實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禘

為夏祭廟歲六享則一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

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

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集釋 禮周禮也不王不禘喪小記及大

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也始祖即太祖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問祀

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追享以其此常祭為特大故謂之大祭

九廟皆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祭之時獨於始祖

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

不王不禘此周之禮諸侯不得禘明矣夫祀先之禮自爾而祖自

祖而始祖禮已備矣而禘又推始祖之所自出報本追遠用意悉深豈私意常情之可及哉很於天性之自然者謂之仁形於人心之愛者謂之孝真一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適者謂之敬交於神明愈遠而心愈篤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行哉故帝嚳為自出之帝而后稷配之周之得也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周之失也不王不禘又見于此諸侯歲闕一祭者王制曰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



四方皆然以王事重也祠禴嘗烝周四時之祭也春日祠食也夏曰禴新菜可禴也秋曰嘗上新穀也冬曰烝進品物也王制易之以禴禘嘗烝禘禴同以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去夏之禘易以春嘗更名春祠故四享也重之以禘合之以禴又二享也但於禴則諸侯大夫士祭之及於高祖者必省問於君君賜之乃得行焉夫始者合也合祭祖考也時祭之禴則群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禴則毀廟之主亦與焉若夏商周諸侯特一禴而已其禘則不禴禘則不禴文之害意者也禘又為禘特者祭各于其廟以春物未成布而禴故必待祭之已假其名者假夏禘之名也

**補註**張子釋禮不三祭者蓋禘列四祭夏商之禮也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而禘禴二祭不與四祭之內故為六享諸侯有禴不禴又歲闕一祭即四夏也蓋夏商諸侯夏當禘而不禴而特一禴此所以有禴不禴也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文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集釋**禘祭夏行於夏而周行於春嘗祭夏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石林葉氏曰禘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也於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陰也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禘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

物已退歲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爾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禴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禴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特禘禴禴禴禴烝既以禘為時祭則禴可同時而舉初以物薄而禴諸侯禴禴如天子一牲一禴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二祭特一禴而已然則不王不禴又著見於此矣下文云嘗禴烝禴則嘗烝且禴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黃瑞節曰禘禴之說不一禮記方鄭一家皆非是注上因王制所謂四時祭明有所謂禘遂例以大禘釋之張子云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此語最明今考以禘為四時之祭之一惟王制有此蓋禘天子大祭也祭始祖自出之禘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只祭



此二位其禮極嚴。祫有二：有時祫有大祫，時祫者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祧廟也。大祫者三年而祫，則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于始祖之廟也。毀而即祧也。方之分祧，毀為二，非也。王制所謂祫禘與大禘之禘，不同。張子所云假禘之名以見數是已。天子禘初者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屆特祭不遷主於祖廟也。祫禘祫嘗祫烝者，夏秋冬三時之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群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禘指秋之嘗，祫冬之烝，祫皆與天子同。惟夏之禘則或禘焉，或一禘焉也。張子云：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釋王制說也。○**集釋**：追享者禘也，朝享來朝而享，獻方物也。嘗，音特約禴通。○**集釋**：享配言秋嘗而冬享也。祠禴烝嘗祫五也。并禘祫則六也。歲闕一者來朝之時也。諸侯一禘，一祫者言夏祭之禘，今歲值則來歲祫，出之明年，又值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祫也。**補註**：按禮記祭法，享嘗乃七，謂四時之常祀。周禮司尊彝，追享冬有祫，謂之朝享。張子以享為追享，朝享兼常祀間祀而言也。諸侯歲闕一祭者，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夏祭。西方諸侯夏祭畢則秋來朝，故闕秋祭。北方東方亦然。禘一植，一祫。張子本意謂變文而已。祫嘗祫烝，禴嘗祫烝，祫亦然。禘一植，一祫。張子本意謂諸侯於夏當禘乃不禘而特一祫也。餘見本註。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主明其宗也。當祭也。不祭禴，以其父為親之極。

**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禴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

**集釋**：庶子不敢祭祖，祫於廟有事則具牲，禮直宗子而祭之。明其宗，以已不敢繼祖與禴而祭之，故亦不敢祭於其家。庶子不為已之長子，斬庶適子本也。庶子支也。支不祭，不斬所以重宗子也。但前言不祭祖者，蓋為適士立廟祭祖及祫，令无弟適庶俱為適士。適者得廟祭之，庶者止立祫廟不敢立祖廟而祭，明其宗子在適也。後言不祭禴者，以庶子非適士或未**補註**：見禮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繼祖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禴也。**補註**：小宗服之也。不祭禴，繼禴小宗祭之也。陳氏曰：庶子不得為長子，斬衰三年者，以已非繼祖之宗，又非祭禴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禴，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祫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祫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卜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



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祀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

知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見曾子問註

黃瑞節曰禮記喪服小記篇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祔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祔者明其宗也鄭氏註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  
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其其牲物而宗子王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卑祭之曾子問篇曰九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註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焉九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大  
宗小宗說集釋殤未成人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此二者以已見家禮  
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已足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已亦不得祭之也世數親服五世之數成人無後有非殤而成人者祔祖以祭蓋以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故曰從祖祔食適子所無後死者行之也祭祖庶之殤者以已為祖之庶孫而或庶子所生之殤則已亦為祖矣无所祔食故自祭之焉然所當祭而用特豚之殤則惟在宗子之適也祭法曰天子不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則三大夫則二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

九殤與無後者九殤非宗子之殤無後則庶子之無子孫昆弟父是也愚嘗論殤之祭而述告儒之言禮曰祭殤必厭蓋未成人也不厭於陰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於陽九殤與無後者蓋宗子尊矣則以待性即於西南與之繼陰者反諸陰求神之道也九殤甲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向西北闕也尊者又設于東房宗子非不欲朝而尊之不得為成人從祖祔祭而已於宗則明親疎于廟則明尊卑也○禮有長殤適子也中殤下殤入歲至一歲中下殤士庶人之中下殤葬于園棺歛于宮中○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今道之不明不惟宗子之少立而殤法之不聞也惟壅之墓後則幾乎禮其餘安有不宰肺者不折厭不俎不告成無尸無玄酒者乎斯音祈厭是厭厭○鄭氏曰已不得祭者供具醴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耳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卑祭之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也九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大宗小宗說見家禮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大祖廟至

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不為文武二世室矣給

祖而七諸侯無三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



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不當祫而特祫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

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

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七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奉者改昭為韶其制皆在出門外之左外

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博

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

鄭註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

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

遷主藏于太祖后穆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群穆於文

群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前毀而逆遷昭常為昭穆當

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

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于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

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

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後則祔于穆之近廟

而逆遷其上故此九毀而遷王改塗易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

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祔

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

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穆為太祖不啻為昭鞠為穆以下十

二世至大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

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

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魏仲魏叔王季之穆也又曰

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

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無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

其尊初不以左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集

覽太伯虞仲按史記太伯仲雍古公之二子王季之兄也集釋朱

魏仲魏叔按史記魏仲魏叔王季之二子文王之弟也



祖廟設曰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  
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各門堂室寢而墻宇四周焉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新  
主附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  
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桃九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裕  
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  
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  
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此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  
群朝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裕祭之位則比為昭而南為穆也  
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桃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  
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家禮之說有明文  
矣蓋二世桃門四世遷昭之比廟六世附昭之南廟矣昭者附則穆者  
五世遷穆之比廟七世附穆之南廟矣昭者附則穆者不遷穆者  
附則昭者不動此所以附必以班尸必以孫而于孫之列亦以為  
序若武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附而已然  
管邢之類雖既遠猶不易也曰廟之始立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  
昭而五世穆固嘗以左為尊而古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  
五世穆而六世昭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可乎曰不然也宗  
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昭  
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  
不見穆上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裕而會於一室然後  
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異陳而无所易唯四時之

裕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攷焉意或如此  
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  
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易簋改塗以為將  
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及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  
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攷獨周  
制猶有可言然則漢儒之記又已有所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  
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  
不同然其位制于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異者但如諸儒之說  
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緝居昭之北廟太王居  
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而已至成  
王時則祖緝桃王季遷而武王附至康王時則太王桃文王遷而  
成王附至昭王時則王季桃武王遷而康王附自此以上亦皆且  
為五廟而桃亦皆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桃而  
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  
王附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桃而亦以有功當宗  
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附而為七廟  
矣自是而後則穆之桃者藏於文世室昭之桃者藏於武世室而  
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昭二穆  
之上又兩廟焉以祀高祖亞圖如前而遷至於纘王而始立文世  
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  
耳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



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商士  
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  
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同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  
日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滿重簷諸侯固有不降為者矣諸侯  
止于黜望斷絕大夫止于倉新盈滿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  
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  
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宮則有不得盡其事生補註此釋  
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廟義詳矣愚故備述之正制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之意蓋殷以上七廟自祖考而下  
祖考即始祖也與高曾祖祢四親廟為五并遠廟高之父與高之  
祖二祧為也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方有百世不毀之祖文武世  
室是也蓋殷之遠廟為祧者亦一世一遷者也周之文武世室百  
世不遷者也故謂之二宗別立二廟下其下為祖為橋大夫無不  
遷之祖謂高曾二廟祭法謂高與始祖非也故裕必請于君方并  
高祖于裕之也請君于裕此出於大傳蓋大夫士裕祭不敢私自  
舉行必請問于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裕也亦上及於高祖  
干者自下干上之義以卑而行尊者之禮故謂之于裕而或者又  
以為在太宗則大夫得祭太祖士得祭高祖何必問君以求裕而  
大傳云然則大夫非繼高祖小宗也宗而士亦非繼高祖小宗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

**於室或於祊也**

黃帝節曰禮記祭統篇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  
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註云同之為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  
亦不恃几也詔祝告事于尸也出于祊謂索祭也○張子語錄鋪  
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祊伯更反詞作首反  
**補註**按祭統註云筵席也几所憑以為安者人生則形体異故夫  
妃配也禮器註云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因名  
為祊也言不知神於被饗之乎於此饗之乎此交神明之道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

**至也理之盡也**集釋天莫報之祭曰補註社十神稷穀神五祀春祀  
神所以報天也補註戶夏祀竈李夏祀中雷秋

祀門冬祀行百神山川之類按荀子曰社祭社稷祭饗祭者  
并百王於止天而祭祀之也註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補註按

傳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上而命之氏諸侯因字為諡因以為族  
則蓋正當作蓋朱子作氏非也又按儀禮喪服本謂大宗子統領  
百世而不遷之又上祭太祖而不易是尊統遠小宗子唯統五服



之內是尊統近上猶遠也下猶近也張子引之蓋天子統諸侯故因生以為賜姓即喪服尊者尊統上之義諸侯統大夫故以字為蓋因以為族即喪服卑者尊統下之義若以蓋為氏則上文請蓋與族一句不相應矣

天子因生以賜生難於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朱子曰姓是大綱馬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諸侯以字為蓋切恐蓋本氏字傳寫之訛先儒承訛解將去義理不通如舜生為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為為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用氏本于國之後駟氏本于駟之後即以字為氏因以為為族杜  
**補註**此承上章而言天子因生預點諸侯以字為句亦是強解

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土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歲朔之處告祖而行

**集釋**聽之歲朔 **補註**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願其正朔以歲羊告朔祭於太廟而行事也因而聽其用朔之政則服皮弁焉耳

而聽其用朔之政則服皮弁焉耳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集釋**此卜郊或下郊牛之事作猶用也告於祖廟而行事此尊

祖之義用龜以下而於祫宮此觀考之義 **補註**按郊特牲陳氏註云告于祖廟而行用龜以下而于祫宮此觀考之義 **集釋**則如受命于祖此尊祖之義作猶用也

宮此觀考之義

**集解**

後作龜先祖而後於次序之宜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為衆臣公之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

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

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集釋**父母之喪適子得

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衆人視君視亦然 **補註**按儀禮喪服謂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臣其餘比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張子釋之以為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禮記喪服小記庶子不以杖即位同蓋衆臣之與貴臣猶庶子之於適子近臣即貴臣也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矣

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

之官師而已 **集釋**中庸曰適士二官 **補註**此以周禮春官九命之事釋禮記祭法適士官師之



義蓋週士三命之官官集解商士官師見祭法周禮九儀之命一師一命再命者而已

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而受以所任之職再命受服謂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而受以所任之服三命受位謂王之上士與公侯伯之卿皆三命而受之以所任使之臨民此朱申周翰之說諸侯薦於天子之士謂天子之上士也王朝爵命天子之命卿也命知而亦謂之適士者諸侯之命卿與天子之上士同其爵也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

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黃瑞節曰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補註小事則專達見周禮天官小宰之職達官之長見禮記檀弓而張子引之以達官為官師達官之長為適士也

集解周禮六官之屬各六十謂自正官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長大宮之長如大冢宰小宰之類以至隨其官之大小又各有其長如宮正宮人之長載師掌任士官之長九居於上者皆是探玩大事從長之文則專達當以為得專行之而不必稟命於其長也故王氏曰官有尊卑則所治之詳畧大

事則畧而尊者治之小事則詳而卑者所治也是故事之大者不聽其長則卑者從而敗事上之小者不專決則尊者煩而無功先王之馭羣臣亦各有道也故上下足以相臨尊卑足以相濟合謂得自達於君似非文意禮所謂達官各有所指不必牽合見禮記曰公侯之喪諸達官之長扶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陳氏滌曰九官皆有長式此以長言則不及二也禮所謂達官者張子之說蓋是矣但不可移之解小事專達之文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補註按周禮九命賜官是使得以臣其屬也

集解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謂王之卿六命則許之建官以治家邑臣其屬者各其屬為臣得以君道自居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補註被禮記皆義謂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女師教之於公

集解祖廟未毀謂五廟之爵與公同祖者其祖廟宮公宮祖廟也猶未遷毀也此二句見昏義曰古者婦人先

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公雖不服族人之喪然其祖廟猶存則其親於公同為有服之屬也故曰有服族人非諸侯猶服族人



之喪也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諸侯絕矣尊其尊義也但廟未  
毀敬於公宮親其親仁也不以私恩掩公義亦不以公義廢私恩  
聖人大中之道固如此乎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亟為謙讓而已補註此

射也射之為法揖衾而升堂射畢則揖而下卒行飲酒之禮者乃  
是揖不勝者使之升堂取解自下堂而立飲也其所謂爭非以力  
而爭也昔過爭習謙  
恭退讓之實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

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集釋雖不貫革而

註張布為侯棲革為鵠  
亦釋論語之意也  
集解侯即今所謂解箭者也革又棲皮於  
最疾者取其難中中之為能也不貫革而墜於地  
則是已中其革特不貫爾故曰中鵠為可知矣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厭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

生者以異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集釋知其可死不知其可生

小之人畏勢物墜水溺亡正命而死其可傷哀然特  
致哀于死者而不必弔夫生者異別之也淑善也  
補註知死而

復而不弔出曲禮畏厭溺出檀弓方氏註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  
有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岩墻之下其有壓而死者乎孝子舟而  
不避其有溺而死者乎二者皆非正  
集解檀弓曰死而不弔者三  
命不淑出詩王風中谷有雅淑善也

也不盡道而死於桎梏者也或謂閻狼忘命曰畏亦以畏為威蕪  
之為備乃氏以戰陣無勇為有畏而死陳氏又以自經講瀆為說  
皆迂回不切壓謂立岩墻之下而死也溺徒涉而死者也禮之意  
本謂不弔以絕之故廣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

待乎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感皆所以誅罰之也生  
有所愧若異其衣冠之類是也蓋禮樂行於天下使人有所勸勉  
愧耻而不麗於過惡此其為道也尊而不迫亦後世所不能  
及也此說足矣張子所言切恐未如何不淑弔者之詞也

博依善依水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集釋博依

李記之言也謂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節物理而至博也雜服冕  
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之禮服極為煩雜李者但講于李而不驗  
識於退息  
補註釋李記不卒博依不能安詩  
集解樂記曰大李之  
則不安矣

正業退息必有居李不卒博依不能安詩不卒雜服不能安陳氏  
皓曰凡為李之道實於能安七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安



則在乎為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詩人比興之詞多依託於物  
理而物理至博也故李詩者但講之於李按而不能於退息之際  
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詞必有疑殆而  
不能安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為煩雜  
李者但講之於李而不能退息將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我  
其制而於禮之文必彷彿而不能安者矣朱子曰古者雜服各有  
殊等降殺若理會得  
雜服禮思過半矣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集釋春秋一書聖人不得已而作也天王不尊于上侯伯大  
於將頹迴狂瀾於既倒故知我者惟春秋以一字而  
存廢也以匹夫而行賞罰則罪我者亦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補註此論語二章張  
子合而言之

○乾稱篇第十七此篇論佛法之虛寂不  
補註西銘為此篇首章故取其首句為篇名今自為一書  
而其篇名猶江也愚按此篇亦與首大和篇多互相  
發李者宜  
合而則之

九可狀皆有也九有皆象也九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  
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補註九可狀若健順  
之得言者皆是形而下者也神與性形而上者也蓋天地間無一  
物而非太虛之氣所生則亦無一物而非太虛之神為性此鬼神  
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沈毅齋曰天地附於氣則由地以上皆天  
氣也蒼蒼之者極遠之色然人極育於天地之中其呼吸假天氣  
以為消息猶魚之在水而不知也吾之  
氣即天之氣亦寧有不相為流通者乎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  
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舍氣有象否集釋凡可言狀  
之必有者如天地是也者皆具形象乾坤是也凡形象皆陰陽  
二氣之流行其間也然氣之理本虛靜而神靈則神靈與性氣之  
所固有者也非二途也二物也此鬼神所以為物之體而物不能  
遺乎是姑以氣之必有以明理之必有也故舍氣則無象之可求  
舍象又無意之可盡二者又何嘗有止息乎故人至誠則性盡於  
已而能窮究神之所以然不息而知化之所以然此皆聖人之事  
也蓋聖人至誠自然之天性如此無妄也至於悠悠又不息自然之  
天道如此流行也若春而夏秋而冬上復為春其於穆不已又何

知化

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舍氣有象否集釋凡可言狀

之必有者如天地是也者皆具形象乾坤是也凡形象皆陰陽  
二氣之流行其間也然氣之理本虛靜而神靈則神靈與性氣之  
所固有者也非二途也二物也此鬼神所以為物之體而物不能  
遺乎是姑以氣之必有以明理之必有也故舍氣則無象之可求  
舍象又無意之可盡二者又何嘗有止息乎故人至誠則性盡於  
已而能窮究神之所以然不息而知化之所以然此皆聖人之事  
也蓋聖人至誠自然之天性如此無妄也至於悠悠又不息自然之  
天道如此流行也若春而夏秋而冬上復為春其於穆不已又何



不父之有若孝而未至補註此以中庸性命之集解人之至誠即知化則非真有得者焉補註明易神化之意天之性也其發而通變而流行不息者即天之命也故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言與神化合一也孝未至於知化則推行有碍內之疑故其發之滯也豈為真得乎言人必以窮神知化為極不可不求至之也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為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在老浮屠為此說又矣集暢

真理乎集釋曰太極在中本無也虛也故曰無極然無而有虛而實故是形有是形則具是理若氣自為氣理自為理非能窮極其性之

所以然也故飲食所以濟飢渴男女所以行夫婦亦皆天性也必有而豈可滅哉飲食與食對男與女對則有與無對虛與實對亦皆性之必具者矣在老以虛無為言釋氏以空寂為教豈物實對亦理者乎此姑以飲補註曰有曰實以物言形而上者也故分而言之則有與食男女論之也補註以性言形而上者也故分而言之則有與無對合而言之則有無皆性也在老浮屠皆舍物而言性非性也理者也愚謂氣質之中有性無形迹可求及四特行百性之理如太虛之中有神無形迹可求及四特行百物生方見神之理也知性者可與言性可與言神矣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

目之引取與人物莫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莫然起見則幾

矣集釋天之所性不外乎乾坤陰陽所感者又豈外之但其內外之

其包載萬物於內而極其廣大如此天之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物無不聞明無不見與人與物若是一之遠也人能盡性以知天之

道不為小近者而動其心廣其見補註無內外之合言其無心也聽則幾於天道聖可孝而至矣補註無耳目之引取言其無形

也人能盡性知天不為己之集解所感者氣也固不外於乾坤陰

最然者起見則幾乎天矣集解陽二端而所性之理實即在此本無內外也何合之有本無耳目也何引取之有其與人物之莫

然蔽於耳目而遺內者異矣然其天獨異於人哉人得是理以為性本與天同也但人蔽於外而自失之耳人苟能及性知天

不為莫然起見則能合內外耳目而一之矣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全之而無所喪矣故曰幾之近於天也

有無一內外合同集解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



聖人  
以開  
見為  
心

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  
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  
須更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而應物內而守中亦一性與心也人心之所從來自古及今無不  
能一無不能合者聖凡同也在聖人則全體大用自無不感故不  
專以聞見為心亦不以聞見為用德無不有化無不至非正於聞  
見之知而已而其所感於物亦自然而然無所不感者以其虛明  
於中隨物而應也即合於已內物外者矣即所謂咸和者矣如是  
者蓋萬物皆歸一體一則合其不同而內外一也能合不同故謂  
之感若非同又何求合焉且天性不尚乾坤陰陽之理也因有  
是理則氣之感生焉又以其能一萬物故能合之也是以天地生  
萬物所受雖不同而皆無須更之不感者以有無本一也是以  
聖門謂性即天道者此也非有無為

補註

無在內心之體也有在  
一內外交合又何以言天道哉

集解

言人心之所自來  
本皆無有內外通

萬物  
而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身其在天在人惟在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  
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身萬物而謂之性

曰寂然者通之體感通者寂之用此性感之謂感動為情而性之  
神也立本為性而感之身也性天感人也屈而伸也而屈能一也

神猶身物之補註屈伸動靜相為終始以其妙萬物故謂之神通  
身主本之也

集解其發見處言而通書曰感而遂通神也之神字同體就言也

生理大全卷一

張子正學

一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

不窮則往且來集釋至虛者若釋氏空寂是也雖有見實處一得之

一靜互為其根乃無窮者焉故實而不固者雖守一而易消歟非

一本而萬殊也雖動而不窮則往者來上者往當往過來續天地

之化其補註至虛之實也而不固即首篇太虛之客形至靜之動

有窮乎集解實本虛無形也而所以為形之理實無不具故曰至虛之實

其形也理無方故一而能散動根於靜故曰至靜之動則其靜也

有以畜其力養其動矣故動而不窮不窮則往且來四時是也實以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豈尚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

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集釋性者吾心之理也理則通達無間自太極之有而極于無極

父子之親在物有虎狼之父子在人有君臣之義在物有蜂蟻之

君臣以氣言之則人不可為物也而己命者上天

之命令天賦於人猶命令然與性同出一原者人之所遇則有適

然之異焉舜聖人而有商均之不肖乃由匹夫而為天子孔子亦

聖人也而有孔鯉之過庭乃有聖德而無天位豈非所遇之時然

乎人之窮理盡性用百倍之功猶有不至者未可以為性之如此

但可以言氣稟有不充耳至于德行同而報應之不同雖言天命

無之即大虛蓋欲人之脩已而且俟其時耳補註性通極之理

命即氣化之理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故百倍其功猶

難語性可以言氣也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故行同報異猶難

語命可以言遇也詳見前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

為妄可謂知人乎夫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

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

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

謂之悟道可乎

悟則有義有命幻死生一天人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

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



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  
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真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  
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已謂不必  
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廢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  
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和道之詞翕然  
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  
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集釋受生循環今生  
之類無此理也居塵世為虛歸涅槃為實是真妄人也天人一物  
天與人相表裏裏天生人物參天地不可舍人而取天舍天而取人  
也以其道而謂之天故妄矣游魂為變易之辭言物之氣交散而  
鬼之歸也浮屠乃謂之輪迴可乎知天德自然之誠明人倫行仁  
義也知聖人知周万物道濟天下樂天安士數仁聖人能是  
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也得道不免釋氏以誦經  
坐禪為可長生不死而免輪迴之苦也論胥陷溺也佛教自漢明  
帝入中國至於梁武唐憲則其俗熾盛徒之天下矣佛氏之害甚

矣縱有英才間氣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法於俗儒宗尚  
之言昏之真之其驅入於不正之域迺謂吾聖人大道可不學而  
至而知之也是以未識之道其心已謂不必求踐聖人之迹未見  
有道君子其意已謂不必事其文孝之言此人倫廢物所以不明  
察治德所以常反亂惟具詭誕妖覓地獄之言洋溢人耳上之司  
治者無禮法以防禁其偽下之為七者無正孝以稽考其奸其詖  
淫和道之辭翕合而只起皆出於佛氏之門若柳宗元蘇軾之徒  
淫之陷溺其中蘇晉何充又甚可惡者天子且愚之况大臣乎儒  
者尚敬之况凡民乎相率為無人倫夷狄之歸爾若非獨立不懼  
精一自信之君子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能正立其間與之較是  
非論得失哉嗚乎聖道之不明也甚矣真儒之不出也久矣是以  
佛氏之害若是之甚此人主之責吾儒之罪天地之不幸也乎孟子  
軻氏出而闢之曰經祀則廢民與廢民與斯無和或矣欲治佛氏  
先明吾道吾道明人之皆明吾道行人之皆化然後佛氏之教十  
去七八而吾儒之道伸於千萬也韓文公愈則曰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其治佛氏之用又莫過於此張子朱子今又從而闢之言  
人主吾儒之責如此孝者當自誦其言於一通度幾崇正孝而明  
吾道補註浮屠佛氏也其推明鬼之一字言人之死也神識不散  
也夫補註復寓形而受生如環之流轉遂厭若人世之死生轉流  
欲求道得免是不知鬼神之神也人生日月無非天理之當然佛  
氏指浮生幻化是不知人之理也天人同一理人乃棄人事以求  
天性是不知天之理也孔子所言天者佛氏以為此即是道論於

生理大全卷之二



空寂惑者指吾儒游魂為變之言同佛氏輪迴之語始末之思也  
大孝之道在明之德故當先知天德以見浮屠非悟道者也感僕  
力獲婢妾也熊氏曰未識聖人心未會知得聖人之精蘊未見君  
子志未曾見得君子之志向葉氏曰世儒於聖明未有所見而耳  
日習執固已陷溺於異端乃謂不假脩為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  
化別博不脩而至故謂不必求其德不孝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  
詭服異行非脩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偽  
和說異教非通聖人之孝何以稽其弊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

幻妄有為為流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

乃誠而愚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至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

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

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

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

則和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

儒者  
因明  
致誠  
天人

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

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

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

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集釋際處也交會之門也流結內外瘤也金

諸幻為真雖真亦妄此幻妄之說也荀子云孝曾未如亦教賢則具

然欲為人師莊子以黃帝堯舜為流贅此皆言皮上之結肉譬無

用者也蓋流也亦經曰陰濁見出煩悶濁眾生濁命法此五濁也

謂誠天之德也其言語所及反以人生為幻妄而死為真歸以有

為者為虎贅而無為者為功用以世界為陰濁而空寂者為清淨

故皆厭父母夫妻子女之屬而不有遣居室田畝鄉土之類而不

存就使得之雖為誠實乃不能格物致知而求明道者也儒者則  
因明致誠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由教而入人道也因誠致  
明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所性而有天道也天道又未始遺棄在  
之一道也故致孝而可以成聖人之道成則天道又未始遺棄在  
人之事即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旁行應變守五之仁而不流  
知周万物道濟天下而不過者也安有所謂幻妄陰濁哉釋氏語  
虛空無為之屬雖似乎自然究其始言之本原要其反歸之岐路



蓋與吾儒二本而殊途所主所行均為過差也夫天地聖賢之道一而已矣若吾儒之是則釋氏之非不可同日而語者况其所言流蕩逃遁則失守其至公窮困誇大則或過乎中道推行其事滯居一隅則或詖而不平致極其偏傾倚私小則多邪而不正求其經載一卷之中此等之弊無不有之既不公平中正則皆為耳豈識所謂誠實者耶天下之道大抵能知天地之晝夜陰陽其動靜不失健順之德則吾受之性天賦之命能一之矣知之則入道之極造化之迹者豈不皆知之乎釋氏直語太虛皆從事於空寂陰陽晝夜亦不少係於心則是未嘗見易豈不免陰陽晝夜之累乎具是理者而且不見又豈可更語真實無妄之道哉盡舍實理而談鬼神乃見幻妄也故大易之實理定順之常道補註實際謂真彼雖徒能語其名而豈能心解其理乎補註力行乎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万物皆為幻人事都為粗迹及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就便得其真乃誠而惡明者也考即者字之誤一卷謂釋書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而不知太虛即氣欲舍晝夜陰陽而言太虛則是未好見易又烏能更語實際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即太虛之性晝夜陰陽之理也

湯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補註此以易大傳之言釋夫子直告子路之意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其

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故曰

易其實一物指事具名爾集解其體周流不息而不偏滯於一方乃陰陽特物而已如道則兼其體而不累於偏滯也惟其道兼體乎

是故云一陰一陽陰消則陽長體無窮也又云陰陽不可測度又

晝夜謂之通則不偏於晝夜也論其推行於外則然名之曰道論其不可測度則謂之神易者變化無窮論其生七則謂之易實則

同一理而已特指其事則有具名此補註晝夜陰陽即物也與首乃其體不偏滯所以無方無體也

而不累之意互相發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

諸谷以此集釋老氏况諸谷謂谷神不死是也虛其應者善惡之可為陽亦不可為陰偏滯於一物也兼體無不包也無累無偏



滯也一陰而又一陽一闔而又一闢則剛柔之道得生欽之功深  
達一動一靜之機矣人之為德虛以氣言善以理言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何心哉我者培之傾者覆之補註况善也谷  
之自然而然也故曰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不註谷神也管  
子曰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愚謂太虛氣之本  
體虛空之中有神故陰陽變化惟其所命若俄然而雲忽然而風  
倏然而雷雨交至是孰使之然哉皆神之所為也曰是而知神者  
即氣之性化者即神之命知命則知性知化則知神矣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  
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  
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  
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謂亦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  
繫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集釋一段論太虛最好准然與一神  
命也反原者以冬為終反之其必有春也人由虛中而生至死氣  
散亦歸於虛消變矣矣稟天地之氣人又生焉非如釋氏輪回之  
說死而此氣復生為人也腐草化黃黃雀化始不過變中一事不

已由太虛有天之名氣則虛也天則理陰而文陽屈而文伸感動  
于此者其有窮乎此生物之始及其散而無數神應之亦無數此  
成物之終也故雖而無窮其矣湛然理之真一常清明矣雖應  
而無數亦不過一神之所為而無有二道矣然陰陽二氣散行於  
天地人物之間將有方殊人豈能知其理之一本苟理之混合為  
一使萬殊之出者俱為一道豈復又見其有異哉此理之實一而  
無二也然稟是氣而生形聚之則為方物形潰散則反歸其本原  
如此之聚必有如此之散易所謂精氣為物游竟變之說與游字  
如父之游漸上而叔變者魂游魄散漸成消變也故一變字對聚  
散存亡為文聚而文散存而文亡如此也非如腐草黃雀之變化  
者為薦論太虛之氣數無不有神之理也前身為人後身為畜前  
身為畜後身為人此佛氏之言何嘗有是理哉天生人物如軋花  
相似屢軋屢出不聞將已軋者集解神即大虛也散見成物也非  
花子文軋之也人之生死如此集解消散也無窮直言無時不然  
也無數橫言無物不有也此言一本方殊方殊一本之理反原者  
謂其氣復還於天地也腐草化為螢雀化為蛤故曰螢雀之化程  
子曰萬物之散其氣遂及無復還本原之理天地之化自然生七  
不窮更何資既返之氣以為造化况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  
天地之間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生氣至如海水  
潮因陽盛而固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固之水來生水自然能  
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或問人死其氣雖散只返本還原去未子  
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性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



說得散要之補注太虛者即氣之本體所謂咸得一尺也遂有一  
散也是無了尺氣是也神即太虛之理所謂虛空之中有太  
極之理是也氣不能不散而為萬物故形聚為物萬物不能不散  
而為太虛故形清反原蓋張子以人物皆太虛之氣所生故死則  
依舊是太虛之氣如水之釋而復為水者相似此正形容天地乃  
物為一鉢之意而先儒救辨其非亦  
求道之過也黃雀之化見禮記月令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

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入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集釋益曰有孚中行入曰有孚惠心則益物者必誠如天生物進  
誠亨之不勤以求自益而且益人皆為難矣又言迺言易長裕而  
不設謂近善改過以長善但充裕之而不可造作則益矣補注施  
豈不信夫文王于姜里蓋如此也一說曰息曰有滋息也補注施  
不勤自益不誠也亨之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

尚友而無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集釋不固之固以補注

葉氏曰說見論語君子脩己之道必以厚重為本苟輕浮則無受  
道之基然徒重厚而不知孝則德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  
必以忠信為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己之賢但或吝於  
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  
之道賢者亦不我親矣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

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軀

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

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

且遂非不知孰其焉

程子答張子書云所諭大槩有若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  
氣非明齊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彙偏而言多窒小出又時有之  
明所照者如日所觀誠微蓋識之矣考索至者如端料於物見彷彿  
佛爾能無差乎更望崇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覓又曰子  
厚謹嚴絕謹嚴便有迫切意象無寬舒之意○朱子曰此章即東  
銘正如今法言所謂固失兩字因作箇子與西銘對看○伊川云  
非明齊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是一向若思來將向前去却



欠亟求以待其義理自形見出。○答江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未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然頃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七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匕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黃瑞節曰：張子有文集諸經說語錄。皆其門人記錄之書。朱子取以入近思錄。凡八十條。惟正蒙乃其手所撰。著云：○又按東萊呂氏云：知言勝正蒙。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知言集解。此張子東銘警已以教人者。人之戲言。蓋五峯胡氏所撰云。集解出於心思。而欲戲也。人之戲動作於謀慮之所欲。戲也是發乎心。聲以成言。見乎四體。以為動。何嘗不出於中乎。但不明其理。而若是之妄言動也。謂非出於已之心。此不明也。欲人不已。疑不能也。若曰：非實欲如此。太欺人耳。至於過言。則非已之嘉言。過動則非已之正動。或失發於聲氣。或繆迷其四體。而致其然。亦非理也。謂已之自當如此。則自欺矣。欲他人從已。而不疑。則欺人矣。豈不自知其不可乎。或又以為出於中心者。但歸咎為已。戲失於心思者。則自誣為已。誠皆出於詐。為者是皆不知戒。其出於已之戲。及歸咎于不出乎心之過。則長其驕傲。遂其非惡。庸有既乎。其無知識之甚矣。苟知之明。則有心大戲。無心之過。皆悔悟禁戒。而至于無妄為不二過矣。孝者。豈可勿其小而不用力焉。○愚謂正蒙一書。實張子作之。而門人記之。始之以本虛終之以言動。亦欲事於細微。亦至高遠也。其間多有發聖賢所

未發者。不可以為。○補註。此章即東銘也。謂言雖戲。必以思而動也。見乎四肢。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感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失然也。也失於聲。而為過言。謬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已之當然是自誣也。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或者以戲言。戲動之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而不知戒。已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過動之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而不知歸咎。則遂非。而過益深矣。過言。過動。見禮記哀公問沈殺齊先生。且曰：有心。謙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而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為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過為誠。而至於遂非。是愚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朱子推其原。而謂之故。欲人深戒其言動。未發之先。以為正心誠意之本。過不能無。朱子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以為遷善改過之機。其誨人之意深矣。孝者。於是二。集解。出汝者。戲言。戲端深戒。而自咎焉。則於處已。持人亦庶幾矣。○集解。動也。不知戒。則長傲。不出汝者。過言。過動也。不知歸咎。則遂非。







